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主題名稱--古典與今典：歷史論述及歷史意識)

期中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計畫主持人：張弘毅

執行期程：97年8月1日至98年7月31日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12 日

目 錄

壹 計畫總表	3
貳 本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計畫內容	4
一、 計畫主題名稱	4
二、 計畫目標	4
三、 選讀原因	4
四、 研讀方法及團隊運作模式	5
五、 預期成果及未來推廣構想	5
參 導讀	7
肆 研讀成果	9
一、 第一場次	9
二、 第二場次	12
三、 第三場次	15
四、 第四場次	22
五、 第五場次	24
六、 第六場次	32
七、 第七場次	40
八、 第八場次	52
伍 議題探討結論	59
陸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60
柒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60
捌 經費運用情形	61
玖 改進建議	61
壹拾 附錄	62
附錄一：本年度研讀規劃表	62
附錄二：九十七年度簽到表	63
附錄三：本年度研讀活動剪影	71

壹 計畫總表

計畫名稱	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主題名稱--古典與今典：歷史論述及歷史意識)					
計畫摘要	本研讀會今年選讀西方古典史學作品：休昔底德(Thucydides)，<<伯羅奔尼撒戰爭史>>(<i>The Peloponnesian War</i>)，此一古典作品一方面是西方史學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卻與十九世紀以來專業史學(professional history)有所區別，原因在於專業史學作品受現代知識論(epistemology)洗禮，其歷史論述與歷史意識都與古典歷史作品有所不同，藉由閱讀休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祈使研讀會成員深入認知學習歷史敘事的兼容並蓄(diversity)，並將研讀計畫內容及成果公布專屬網頁，以達學術資訊公開、推廣教育之目的，並增益教育部顧問室中綱計畫整體效果及附加價值。					
執行單位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計畫主持人	姓名	張弘毅	電話	(02)2311-3040#4512	傳真	(02)2383-1138
	Email	claud@tmue.edu.tw			手機	0937-311-058
計畫聯絡人	姓名	余佳樺	電話	(02)2221-6818	傳真	(02)2222-1586
	Email	dall35@msn.com			手機	0912-214-304
經費需求	申請補助金額： 120,000 元 學校配合款： 30,000 元 總計： 150,000 元					
計畫網址	http://mail1.tmue.edu.tw/~claud/					
計畫主持人 簽章						

貳 本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計畫內容

一、計畫主題名稱

古典與今典：歷史論述及歷史意識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二、計畫目標

1. 深入了解研讀西方古典史學作品
2. 比較古典與今典(指當代有關大眾史學、影視史學的歷史書寫)作品，進而探索「非專業史學」的歷史意識。
3. 培養研讀會成員的歷史意識。

三、選讀原因

1. 本研讀會(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成立已達十二年，且每年獲教育部補助。前十年由周樑楷教授擔任主持人，而後改由張弘毅副教授接任主持人。本研讀會的核心目標在培養研讀會成員的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何謂歷史意識，簡要的意義是：「人們自我察覺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總是不斷流動的，而且在這種過程中，每件事物都一直在變遷之中。」。
2. 本研讀會依部頒之計畫主旨，為三年期連續型計畫，目前為獲補助之第一年期程，主要研讀 Herodotus 之 *Histories*。因此，擬於未來二年持續深入研讀西方古典史學作品，如 Thucydides 之 *The Peloponnesian Wars*，Caesar 之 *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Tacitus 之 *The Histories, Annals* 及 *The Germania*，St. Augustine 之 *The Confessions*。這些古典作品一方面是西方史學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卻與十九世紀以來專業史學(professional history)有所區別。原因在於專業史學作品受現代知識論(epistemology)洗禮，其歷史意識與古典歷史作品有所不同。
3. 本研讀會未來選讀的古典史學作品都與「族群--文化」、「戰爭」、「傳記」有關，因此研讀時也將扣緊這三大主題。本研讀會擬於第一年度及第二年度選擇與「戰爭」、「族群—文化」兩大主題相關之當代「非專業史學」之歷史書寫作品，如 David McCullough, 1776 (New York: Simon&, 2005) 及其系列作品；電影 Joyeux Noel(英譯 Merry Christ, 導演 Christian Carion, 2008)與 Ararat(導演 Atom Egoyan, 2005)。第三年度擬以「傳記」為主題。
4. 爲了提升研讀之興趣，對當代非專業史學之判讀能力，及增進對史學思想趨向之認識，本研讀會也輔助研讀當代非學院派之歷史作

品，因為所謂歷史意識之作品相當廣泛，可以包括大眾史學、影視史學和歷史教科書等等。

5. 本研讀會擬於第二年度選擇與「戰爭」主題相關之歷史書寫作品如下：

A. 必讀部分：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98.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Penguin Books, 2003.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B. 選讀部份：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T. R. Tholfse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 N.Y., 1967.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K., 1991.

Robert F. Berkhofer, J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Mass.: Cambridge, 1995.

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a History*. Berkeley, 1982.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California, 1989.

Eric Hobsbawm &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四、研讀方法及團隊運作模式

1. 以英文作品為主，選讀作品中與「戰爭」、「族群-文化」相關之材料，分析其歷史意識。
2. 輔助閱讀二手作品，即當代學者有關西方史學史及史學理論之作品，其目的在加強分析之深度。
3. 為扣緊本計畫之研讀取向，本年度由周樑楷、張四德、張弘毅等教授分別主持及講解，並帶領 seminar，由其他成員輪流報告研讀心得。
4. 研讀討論內容經紀錄整理，上網公佈，以利延伸討論。

五、預期成果及未來推廣構想

1. 第一、第二年度之成果將整理上網公佈，除可供推廣經典閱讀以外，亦可望提升經典研讀會成員之歷史意識，及對古典歷史作品之

認識。

2. 第三年度依規定將提出相關申請補助，將總成果以召開研討會方式發表。
3. 結合經典作品與當代大眾史學、影視史學、歷史教育之知識論內在關係。

參 導 讀

〔以下為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 周樑楷教授演講摘要〕

歷史意識用英文來說就是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這個名詞不管英文德文都是沒有明確的下過定義，兩年前我在聯經出版社的《思想》雜誌第二期，給歷史意識的定義說明了，把歷史意識分為五種類型，而這五種類型要分兩種態度去討論它，第一種態度是把五種類型平等對待來看，例如所謂的記憶 memory，一般大眾的 memory。又例如第五種類型，那是一套比較有結構性的、深入性的歷史意識。第二種態度是五種類型有階層層次的不同，這是站在教育的立場，例如我們今天的歷史教學，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像是我們辦這個讀書會，目的就是幫忙大家提升歷史意識。換言之，有階層的不同，就會有循序漸進。我們這個讀書會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各位一步步的往前進，要往前進就是需要討論，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隨時不斷地反思自己的思想。不斷的反省、反思自己的思想，然後提升。歷史意識就是要反省我們的史學思想到底夠不夠好。這就是我們教育的目標，也是我們讀書的目標。

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歷史意識是會隨著時代在變遷。這一百多年以來，就西方來說，它的歷史意識的內涵和外表是不斷的變化。早期從 18 世紀到 20 世紀初，以德國為主，最喜歡強調的是精神史。到了啓蒙運動的時候，西方就逐漸理性化、去神化。於是德國學者談歷史，認為歷史能以國家 nation state 為分析解釋歷史的「單元」。人們在思考歷史時總會有個單元，而單元最基本的就是個人，有些人就強調 nation state 是最重要的歷史單元，換句話說，他們把一個國家當作是個同質性相當高的單元，另外還有一個早期的說法，就是國魂。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大家都要重新去思考，他們拒絕談形上學，要從人的知識論本身來建構一套歷史理論。在 concept of history 是觀念論，但在 concept of human being 是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要研究的是經過理性思考所得的叫做思想。觀念史的人並不是說要研究所有的歷史，而是研究透過理性思考所得的東西。這樣的理論不只用來研究史學史與歷史意識，也用來研究其他所謂的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所以 20 世紀以來所謂的 Intellectual history 是與之前講的精神史不一樣，因為它是在迎接實證論衝突之後重新思考的產物。

這樣的理論大概到了 60 年代時，又受到了衝擊。因為觀念史比較忽略一個人的現實意識，也就是比較忽略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互動關係。在這時期，學者注意到現實意識對一個人的思想影響很大，所以人們在研究思想史、歷史意識、史學史的時候，就很注重歷史意是與現實意識的互動關係。因此 60 年代也出現一些很重要的史學史作品，如：《日耳曼的歷史思想》*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其實是要說明德國的史學思想、歷

史主義，有強烈的現實意識存在，所以 60 年代很多的作品讓我們注意到歷史思想很難是純粹的，必然與很多地方連結。到了 70、80 以來，就有新文化史 new culture history，它的種類繁多，很難去給它下一個定義。新文化史不只有史學家的貢獻，人類學、社會學...都參與其中，很多學者在研究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這算是新文化史一個新的取向來接觸歷史意識。也有像 Giambattista Vico 的知識考古學，他以一種新文化史的方式來研究某一個人、某一個事物、某一個時代的歷史意識的東西。各位知道法國年鑑學派到第三代以來，很喜歡研究心態史，不過注意 Jacques Le Goff，最近有本書剛翻成中文，叫《中世紀英雄與奇觀》。他提倡研究意像天地，這本也可當作 Jacques Le Goff 用他的論述來研究中古世紀很廣義的歷史意識。這本可以當作史學史來唸，也可放進經典來閱讀。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從 1990 開始，先後提倡影視史學與大眾史學，其實是把歷史意識的定義和內涵給擴展開來。另外我自己也在思考，西方史學界比較少像中國孔孟儒釋道重視人的生命主體性。新文化史還不太注重人的生命主體性，用我的話來說就是生命意識的部分，所以我在 1986 年的時候我就勉勵自己，讀歷史要作什麼呢？就是在於歷史意識、社會意識、生命意識不斷錘鍊和修養。西方不是沒有，西方要從存在主義來談論生命主體性。

肆 研讀成果

一、第一場次

主持人：張弘毅/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演講者：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主 題：導讀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s.

周樑楷老師：

我們這個讀書會是每年一期，目前已經進入了第十三年了，這是由教育部顧問室贊助而組成的讀書會。在教育部的經營之下，我們的讀書會是最久的，而且是持續不斷的。我們這個讀書會稱作：「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現在已邁入第十三年。我記得我們邁入第十年時，教育部特別請了一組紀錄片製作來紀錄我們讀書會的過程。

歷史意識是怎麼一回事，我解釋一下。歷史意識用英文來說就是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這個名詞不管英文德文都是沒有明確的下過定義，所以我兩年前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在闡述歷史意識的定義，那篇文章受到篇幅限制顯得很緊湊，閱讀時很吃力。這是登在聯經出版社的《思想》這本雜誌第二期，有興趣的可以去看那篇文章，再來跟我商量討論。這篇文章我給歷史意識的定義說明了，把歷史意識分為五種類型，而這五種類型要分兩種態度去討論它，第一種態度是把五種類型平等對待來看，例如所謂的記憶 memory，一般大眾的 memory。又例如第五種類型，那是一套比較有結構性的、深入性的歷史意識。按照一般常理，第五種顯然比較好，第一種 memory 是比較粗糙的部分，但是我們要強調都是平等的對待，站在新文化史的人才來說，很多的弱勢族群，他們沒有共同的 memory，他們沒有機緣沒有機會被展現他們較高深的歷史意識，所以要去平等對待他們。

第二種態度是五種類型有階層層次的不同，這是站在教育的立場，例如我們今天的歷史教學，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像是我們辦這個讀書會，目的就是幫忙大家提升歷史意識。高中或是國小教歷史，我們都有一個目標站在教育的立場，或是站在歷史圈裡討論。例如我們說專業史學，專業史學也是會分評鑑的好壞，這就是有不同的階層。換言之，有階層的不同，就會有循序漸進。我們這個讀書會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各位一步步的往前進，要往前進就是需要討論，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隨時不斷地反思自己的思想。不斷的反省、反思自己的思想，然後提升。我常跟學生說，一個人的學術各方面，包括他的品德能不能進步，關鍵就在他反思的能力。所以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那個省就是反省，不過他是反省道德層面的；歷史意識就是要反省我們的史學思想到底夠不夠好。這就是我們教育的目標，也是我們讀書的目標。

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歷史意識是會隨著時代在變遷。這一百多年以來，就西方來說，它的歷史意識的內涵和外表是不斷的變化。早期從 18 世紀到 20 世紀初，以德國為主，最喜歡強調的是精神史，用德文寫就是 Geists geshichle。Geshichle 是歷史的意思，Geists 翻譯成 spirit，就是精神。Spirit 除了當精神解釋，還可解釋成充滿超自然的精靈。到了啓蒙運動的時候，西方就逐漸理性化、去神化。於是德國學者談歷史，認為歷史能以國家 nation state 為分析解釋歷史的「單元」。人們在思考歷史時總會有個單元，而單元最基本的就是個人，例如傳記。可是歷史是很多群體的事情在裡面，有些人就強調 nation state 是最重要的歷史單元，換句話說，他們把一個國家當作是個同質性相當高的單元，而且那個國家還有它的 spirit。所以另外一個德文字 Valks geist，Valks 可翻作民族或是國家，Valks geist 就是民族精神或是國家精神。另外還有一個早期的說法，就是國魂。國魂的魂英文怎麼說？就是 nation spirit。Spirit 跟那個魂其實是相通的概念，而這又和精靈有類似。所以 spirit、國魂的魂和精靈在思想史上有內在的關聯。因此會發現講國史，國家的歷史，針對這個單位，找出它的 spirit，變成是國史論述的方式。你看有多少中國史講法是用精神史在談論問題？所以國魂看起來很有中國味道，但是它是間接受到日爾曼地區影響。

不只是國家，有的人以時代為單位。德文是寫成 Eeits geist，就是時代精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精神。各位看現在在大學歷史系有所謂的斷代史，西亞史、希臘羅馬史、中古史、文藝復興史……，談文藝復興史的時候，把文藝復興當作一個斷代來看，好像文藝復興有一個共同的時代精神存在，是什麼精神呢？就是人文主義。因此我們要反問，所謂的國魂、國家精神是不是後人（史家）創造出來的？還是原本就存在？同樣地 Eeits geist，文藝復興、啓蒙運動、浪漫主義，包括現在的後現代主義，真的有這個時代精神嗎？這都是可以懷疑的，我們暫時不要去否定，但可以從精神史的概念去思考，這也是一種歷史意識的思考。雖然這東西現在還蠻有影響力，但是大概到了 19 世紀末就逐漸遇到了挑戰。為什麼呢？因為 19 世紀中葉的實證主義興起。實證主義就是要砍斷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包括神話、宗教，以及各種形上學。所以我常說，你不一定要同意時政論，但在今天你要建構一套史學思想出來，就好比你要在海洋之中的小島建構一座城堡，而四周的海浪不斷沖刷那座城堡，那海浪叫實證論。換句話說，自從 19 世紀中葉以來，任何的學說要在學術上站得住腳，就要禁得起實證論的衝擊。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大家都要重新去思考，就出現了 History of ideas 觀念史。他們拒絕談形上學，要從人的知識論本身來建構一套歷史理論。觀念論雖然是一種 idea，在 concept of history 是觀念論，

但在 concept of human being 是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要研究的是經過理性思考所得的叫做思想。觀念史的人並不是說要研究所有的歷史，而是研究透過理性思考所得的東西。這樣的理論不只用來研究史學史與歷史意識，也用來研究其他所謂的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所以 20 世紀以來所謂的 Intellectual history 是與之前講的精神史不一樣，因為它是在迎接實證論衝突之後重新思考的產物。

這樣的理論大概到了 60 年代時，又受到了衝擊。為什麼呢？觀念史比較忽略一個人的現實意識，也就是比較忽略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互動關係。各位知道 60 年代，除了台灣以外，是屬於較激盪的時期。在這時期，學者注意到現實意識對一個人的思想影響很大，所以人們在研究思想史、歷史意識、史學史的時候，就很注重歷史意是與現實意識的互動關係。因此 60 年代也出現一些很重要的史學史作品，包括我的指導老師 Georg Iggers 那本《日耳曼的歷史思想》*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其實是要說明德國的史學思想、歷史主義，有強烈的現實意識存在，所以 60 年代很多的作品讓我們注意到歷史思想很難是純粹的，必然與很多地方連結。走這個路線的人，在 60 年代往往是中間偏左。像 Georg Iggers 其實是對觀念史有批判，因為觀念史會注重研究學術的精英，認為學術上精英的 idea 就是影響歷史的主要原因，而比較忽略社會大眾。相對來說這是比較右派的。注重現實意識中間偏左的，他會去批判那些精英主義，不是完全否定精英的影響，而是要批判精英主義。到了 70、80 以來，就有新文化史 new culture history，它的種類繁多，很難去給它下一個定義。新文化史不只有史學家的貢獻，人類學、社會學...都參與其中，很多學者在研究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這算是新文化史一個新的取向來接觸歷史意識。也有像 Giambattista Vico 的知識考古學，他以一種新文化史的方式來研究某一個人、某一個事物、某一個時代的歷史意識的東西。各位知道法國年鑑學派到第三代以來，很喜歡研究心態史，不過注意 Jacques Le Goff，最近有本書剛翻成中文，叫《中世紀英雄與奇觀》。他提倡研究意像天地，這本也可當作 Jacques Le Goff 用他的論述來研究中古世紀很廣義的歷史意識。這本可以當作史學史來唸，也可放進經典來閱讀。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從 1990 開始，先後提倡影視史學與大眾史學，其實是把歷史意識的定義和內涵給擴展開來。另外我自己也在思考，西方史學界比較少像中國孔孟儒釋道重視人的生命主體性。新文化史還不太注重人的生命主體性，用我的話來說就是生命意識的部分，所以我在 1986 年的時候我就勉勵自己，讀歷史要作什麼呢？就是在於歷史意識、社會意識、生命意識不斷錘鍊和修養。西方不是沒有，西方要從存在主義來談論生命主體性。

最後，我們講的是經典作品，什麼是經典？經典英文是 *classic*，本意是最好的、第一流的。什麼是第一流的？是人來分定的，我們在學術史上的解釋，就是能夠成為某一批人模仿效法的典範，就是經典。可是這樣的解釋還不夠好，它還需要在時間上有相當的影響力。尤其我們今天閱讀一部經典作品，要去思考它對於今天和未來可能有它的價值和影響。我們不管是閱讀古時候留下來的 *classic*，還是今天剛出爐沒多久的 *modern classic*，我們都要在閱讀經典的時候去思考，它能留給我們的是什麼？我們能吸收到什麼？我們要把它創造轉化，成為 21 世紀的東西，這也就是我們讀書會的用意所在。

這學期我們唸的是 Thucydides 的 *The Peloponnesian Wars*，下一場我再說明最基本要挑哪幾卷閱讀。以上我報告到此。

張弘毅老師：

謝謝周老師。一共有八卷，可以趁休息的時候想一下要挑哪幾卷。我們先休息一會，15 分鐘後回來。

二、第二場次

主持人：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主 題：綜合座談會

張弘毅老師：

各位師長、各位朋友，我們現在就開始第二場次。我在白板上寫下幾個古代希臘史學家的姓名與生卒年。

第一群組是 Homer 與 Hesiod。Homer 大約在公元前 9 世紀；Hesiod (800B.C) 寫了 *Works and Days*，是個古代希臘文學家。

第二群組是我們這兩年讀書會關切的重點，Herodotus (484—430/420 B.C)，和今天的男主角 Thucydides (460—after 400 B.C)。

第三群組 Xenophon (431—355 B.C) 與 Onesicritus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前面是 *Anabasis* 的作者；後面這位大家可能不熟，他與 Alexander 是同時代的，是 Alexander 傳記的作家。

這三個群組作對照，試圖談一個主題：文本 (text) 流轉之間的歷史書寫。

文本，第一從形式上來看，在這幾個群組當中很明顯的，Homer 那時代和他之前，文本是口頭的，不是形諸於文字。到了文字紀錄的時代，開始有人用文字將過去記錄下來，因為歷史就是對過去的記錄與傳遞。像 Homer 及和他同時期的吟唱詩人，都是用說唱的方式表達，真正讓 *Iliad* 和 *Odyssey* 希臘民間的傳奇故事形諸文字的時候，都已經到公元前六世紀的雅典，也就是說 Homer 之後再三百年才有人把它記載下來。

第二，是我們焦點所在。當希臘人試圖以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

文本表述過去，當然構成不同內涵的文本。去年我們在讀 Herodotus 的時候，討論到 Herodotus 一方面開創新的史觀，另一方面也成熟了原先有的舊傳統。這舊的傳統就是對於希臘周邊的民族的風土民情去作記錄，所以我們看 Herodotus 的 *Histories* 這本書，一開始其實不是在說波希戰爭，而是講希臘周邊的民族歷史，例如 Libya、波斯人……等等。Breisach 形容得不錯，他說 Herodotus 與 Thucydides 兩人是有差別的，一個差別是 Herodotus 雖然開創了新的傳統，他不像 Homer 記載眾神與英雄，寫的是凡人的故事，所以 Breisach 給了個標題：諸神引退。從 Homer 到 Herodotus，他們在文本的流轉之間發生最大的轉變就是諸神引退。*Iliad* 和 *Odyssey* 出現的諸神和英雄，例如 Achilles 不見了，開始談人類的過去，而不是諸神的午後。這樣的文本轉變，當然有很多的切入點與觀察，首先是 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作比較，Herodotus 很顯然是個 culture approach，一種文化研究的取向。Herodotus 一開始就說希臘周邊民族的歷史文化、山川景物與希臘人的不同處在哪。Thucydides 採取的是 political approach，政治的取向。也許有疑問：這兩人不是都在寫戰爭史嗎？大概是軍事史、政治史是上古人類在描寫過去時最重視的一塊，這兩人雖然都在寫軍事史，但呈現出來的主要特色還是不一樣的。Thucydides 很明顯是軍事史的傾向，他的第一頁一開頭就說這場戰爭如何；Herodotus 則是把鏡頭拉得好遠好遠，介紹非希臘民族，然後繞了一圈才回來告訴你什麼是希臘人。這大概與 Thucydides 是個指揮官，曾經在 Peloponnesian 戰爭中身先士卒，遭受到屈辱，沒有辦法作一個心平氣和的描述。這大概是他們兩人間最大的差別，但這兩人與 Hesiod 那時代比較，有關人類過去的表述，還是有相同點：都是講述人類的過去。

當然 Herodotus 與 Thucydides 說的不是 common people 的故事，他們講的其實是城邦的故事，生活在城邦內那些人的故事。這兩個人之所以寫這些戰爭，原因是他們身為城邦的公民，他們關心過去是基於關心城邦的榮枯。例如 Herodotus 認為波希戰爭最大的影響是希臘人可以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歷程。他在描述為什麼波希戰爭會有勝敗之分，原因就是一個自由團結的希臘城邦打敗君王專制獨裁的波斯帝國。

從 Homer 到 Herodotus 到 Thucydides，我們可以觀察到新舊的傳統不斷的在交替。隨著文本之間的流轉，很多的變化是慢慢的在發生。不但是人類的敘述方式從口頭到文字；從諸神與英雄的引退，起而代之的是城邦裡的人們，他們成為歷史舞台的主角。另一方面 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除了剛剛說過的 culture approach 與 political approach 的差別以外，很多人會從可信度的角度去比較這兩人。一般專業史家都會認為 Thucydides 的史學方法是比較好的，他在考證上、史料的運用

上比 Herodotus 強，雖然 Herodotus 說他自己要把真相找出來，但他的書卻常出現怪力亂神的東西，當然這是限制於他生存時代的緣故。比起差半個世紀，他們兩個大概差一個世代，兩人間的差異性很明顯的，Thucydides 會去考究時間。Homer 說的故事，也就是 *Iliad* 和 *Odyssey*，Breisach 給了它一個標題：**The Timeless Past**，沒有時間的過去，例如特洛伊戰爭打了十幾年，但看起來好像一兩天就分出勝負。到了 Herodotus 的時候，情況也沒好到哪去，Herodotus 寫 *Histories* 的時候，好像不是用編年體的方式，一開始寫的都不是希臘的事。但是話說回來，為什麼要有時間的架構來寫歷史呢？還是回到文本的概念，我們可能受到傳統的史學訓練，會覺得一定要有時間架構，特別是教科書，審查時常會出現這樣的意見：時間敘述跳躍，不利學生學習。但我們把眼光放遠，書寫人類的過去是有不同的形式，為什麼要有時間的架構？所以 Thucydides 和 Herodotus 在時間架構的安排上是略有不同的，Thucydides 很顯然是用城邦作為紀元，他會用很多的形容詞去說出今年是哪一年，卻不直接告訴你今年是哪一年。我想當我們去看 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盡量不一定要用專業史學的方式去看待他們的作品，這也是我們讀書會的基本精神。我們關切歷史意識、歷史表述，所以我們體會到文本在流轉之間它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可能性不只有一種。而當文字表述人類過去出現之後，就意味人要開始建構權威。

最後我們將這張表再說明一次。

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作為新史學的倡導者，他們關心的是城邦，他們的歲月其實是很有限，因為我們都知道城邦的黃金時期是很短暫的。Thucydides 的 *The Peloponnesian Wars* 見證了希臘文明的衰落，套用周老師的話，就是衰落史觀，活生生看到心愛的城邦衰落，自己也在這場戰爭中戰敗，個人到國家都是衰亡，對於寫歷史的人來說，這是多麼的椎心刺骨。像之後的 Xenophon 與 Onesicritus 這些人，他們在寫歷史的時候，已經沒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了。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他們的現實意識、現實關懷是很強烈的，寫這歷史是因為有城邦才有這些作品。所以當城邦開始衰亡，當希臘因為 Peloponnesian Wars 而元氣大傷的時候，等到馬奇頓征服了希臘，城邦已經是夜幕降臨，而那些寫歷史的人是無可奈何的，要怎麼寫呢？Xenophon 寫 *Anabasis* 的時候，強調的是如何帶領同袍，千辛萬苦如何回到本國；Onesicritus 只能去拍馬逢迎，寫 Alexander 如何的偉大。史家關懷的焦點已經失焦了，不曉得要寫什麼，寫出來的東西也無法撼動人心。Breisach 說 Xenophon 還試圖創造一個命運共同體，可他的榮辱與共已經縮小了，從原本的城邦縮為一個部隊。這就是意味到了 Xenophon 以下，希臘的史學作品不但是諸神引退，甚至城邦衰落，史學的寫法

表現其實與 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的作品差了許多。

爲大家導讀就到這裡，謝謝各位。

周樑楷老師：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本書最基本要唸哪幾卷。

我給些建議：第一卷全部。這一卷特別要看的是第一章，Thucydides 說他寫這本書的原因和用意，還有談到他的史學方法。中學老師在高三下有個專題，這一章不妨介紹給學生看。這一章在說爲什麼戰爭會爆發，用敘述性的方式在說明。這本戰爭史的男主角，其實就是雅典，所以 Thucydides 是在寫雅典的興衰史。我們在閱讀時要去注意 Thucydides 如何去分析、反思他的國家怎麼會失敗。

第二卷，建議唸第四、五、六章。這裡可以看到伯里克利他所扮演的腳色，還有作者對他的評論。

第三卷的第五章與第八章，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第四卷的第八章。第五卷的第二、三章，尤其是第三章的部分。第六卷的第一章。這裡可以看到雅典的衰亡。第七卷的第七章就是全軍覆沒了。我的建議就是這些。

張弘毅老師：

今天謝謝各位師長朋友的參與。

三、第三場次

主持人：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演講者：湯瑞弘/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

主 題：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s*. Ch.1

湯瑞弘老師：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要先爲各位導讀 Thucydides 在史學方法上的看法，在第一章的最後一個部分，17 頁到 18 頁，這兩頁是討論史學方法的態度。另外，各位手上有一份英文兩頁講義，這是我找了兩個譯本，他們在希臘文的翻譯上有些不同，因爲我要討論史料，所以待會在最後會針對這個部分來作討論。另一份講義是我的畢業論文其中一部分，這個論文是寫 Collingwood 對於 Thucydides 有些討論，另外 Thucydides 在最後有談到他對歷史價值的看法，希望能以 Collingwood 與 Thucydides 作對稱。

首先我要談 Thucydides 的思想背景。Thucydides 是在西元前五世紀，他出生後到他開始寫戰爭史的時候，正好處於希臘雅典文化鼎盛的時期。在這個鼎盛時期，不論是在哲學、科學、藝術、文學，當時三大悲劇作家，其中有兩位是和 Thucydides 同時代的人。因此在 Thucydides 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可以透過他的作品看出他與當時幾個

雅典重要的思想發展是有密切的關聯。

第一個我要談的是，當時 Hippocrates 學派已經出現了，就是所謂的醫學之父。這個學派最重要的是他們採用一種理性的或是實在論的態度去看待疾病發生的原因，他們不再用迷信解釋，而是根據理性或是自然觀察的角度去探討疾病發生的原因。

在他們探討疾病時，強調注重觀察、紀錄。以當時的瘟疫來說，他們很強調要仔細去觀察並且紀錄病人的症狀，所以我們看到 Thucydides 在談瘟疫時，他在這方面的確是作了很詳細的紀錄，顯然他與這學派有些關係。另外 Collingwood 討論 Thucydides 也提到一點：Thucydides 受到 Hippocrates 學派影響，所謂的心理實在論的影響。基本上，Hippocrates 不只是醫學方面，另外在心理學上可以說是心理學之父，所以後面還可以看到 Thucydides 在描述戰爭以及對戰爭所產生的影響，有很重的心理學特色。這是在醫學上 Thucydides 受到 Hippocrates 學派的影響

第二，過去的希臘哲學思想是注重宇宙論的探討，就是探討世界的本質。所以希臘的哲學思想主要是集中在對於他所處的環境、宇宙本質的探討。到了 Thucydides 這個階段，他跟蘇格拉底大概可以算是同時，蘇格拉底史希臘哲學產生一個轉變，這個轉變是希臘哲學家他們關注的焦點、討論的議題從所謂的宇宙論轉移到人本身了。也就是說他們所認識的、所探討的、所關心的是人這個議題，而這個人他是在各種制度之下，一種具體的人，所以他們會探討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當然也會探討人性，並且探討人性在各種制度下，那正義的性質是什麼？道德的性質又是什麼。所以他們慢慢的在蘇格拉底這個時期，他們所關注的是「人」的行為，人的本身。而這種關注給 Thucydides 產生的影響，我們可以看見希臘的思想到了 Thucydides 開始，他們就產生很大的變化，過去像荷馬史詩，他們關注的是神的行為；現在則是落實在人的本身，而這落實在人本身正是歷史成立的支柱。

Collingwood 認為科學的歷史——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科學主義是不一樣的，他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所謂的科學歷史有四個特色：第一個，它必須是人文的，也就是它關心的不是神的行為，而是關心人。第二個，它必須是科學的，科學的意思是說我們在寫歷史的時候，不是為了紀錄而記錄，而是回答人對於過去、對於自己的行為反省所產生的問題。例如 Thucydides 寫這本書，除了記錄這場偉大的戰爭，但還不能成為真正的歷史，真正的歷史是 Thucydides 他想要回答「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戰爭？」、「從各種客觀角度看都會獲勝的雅典，為什麼卻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了？」這是 Thucydides 寫這本書的最大原因。科學歷史是史家想要回答他的問題，這是第二個特色。第三個歷史是理性的、合理的。所謂的理性的、合理的，也就是有根據、有證據，

這等會我們討論 Thucydides 的史學方法，他最知道的一點是他的精確性遠勝於當時其他作家的作品，因為他的論證是依據堅實可靠的證據之上。第四，歷史是自我的啓示，也就是人類的自我知識。人是什麼？人的自我不是一個鮮豔的概念，過去存在主義最喜歡說的「存在先於本質還是本質先於存在」，顯然 Collingwood 認為人是什麼必須是依據人做過什麼，也就是過去的事件、過去的行動，當然人是什麼這個問題，必須透過歷史的方法才能理解。所以歷史是有自我啓示人類心靈的科學，也就是所謂的人性的知識。這個特色正是當時 Thucydides 所體現的特徵，Collingwood 認為這是西方科學史學的濫觴。

這是當時希臘思想環境在轉變過程中的影響。另外對 Thucydides 產生影響的是當時已出現的 Sophism 詭辯學派，黑格爾認為是：「歐洲歷史第一次的啓蒙運動」，這個學派對於過去，不管是宗教、哲學或者是在制度、法律、道德，他們採取一種懷疑批判的角度，希望用理性的思考去質疑我們過去所相信的一切，這一切包括宗教、哲學、道德、藝術……種種的思考，在這學派裡最著名的是 Plato 這個人。也就是說他們開始把 nature 和習俗分開，原來的 nature 可以是普遍的、永恆的，所謂的真理，但是所謂人類的制度，包括人類所相信的道德是歷史的經驗、歷史的環境所造成的，換句話說那是一個變的、相對的東西，而他們要用理性的角度去質疑批判這些東西。這對 Thucydides 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待會討論時也可以看到。

在希臘思想上也很重要是實體論的思想。在第五世紀的希臘思想的主流認為，不論是柏拉圖或是後來的亞里斯多德都認為，我們的認知的對象可分成兩類，一是恆久不變的、通常的、普遍的。這種認知對象因為恆久不變的、通常的、普遍的，所以我們可以對它進行真正的認知，而這認知所產生的就稱知識，得到真理。另一個是會變動的，會隨時間轉移的，因為變動，他們認為是不容易認識的，無法對它進行一確定的認知，而這種產生的認知只能說是半經驗式的認知，希臘雅典人稱之為 opinion 意見，這是會隨時更替的。基本上他們假設恆久的稱作認知，變動的他們沒辦法把握。我們讀歷史學強調我們認知的對象是變的，是不可能認知的，這種知識是半經驗的知識，不是說它沒有用，而是相對於知識，它是會隨著時間環境認知而改變的，所以後來亞里斯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這樣的思想影響到 Thucydides，他極力批判認為希臘的主流現象，隱含反歷史的歷史，因為歷史是不可知的、在變動的，在歷史內特別推崇 Herodotus 的原因是在這盛行的思潮裡，可是他卻寫出 *History* 這部著作，可見他有能力去反抗這個反歷史主流，但 Collingwood 說 Thucydides 很可惜沒有堅持這一點，雖然很多人認為 Thucydides 是 Herodotus 的繼承者，但 Collingwood 認為 Thucydides 沒有堅持歷史是可知的歷程，所以

Thucydides 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接受了反歷史的思想。

先介紹 Thucydides 的史學方法。

The Peloponnesian Wars.這本書的書名不是 Thucydides 取的，而是後來的編輯取的，也幫他作分卷。Herodotus 是最早使用 Histories 當書名，可以想見當時這個字雖然有很多人在用，但在文內裡這個字還不是普遍的被使用，後來才普遍的使用 Histories 這個字。Thucydides 一開始就說：他這樣論點的人要紀錄這個故事、這場戰爭，最大的原因是什麼？他認為是人類歷史上—包括希臘、非希臘—最偉大的戰爭。因此他說他這本書有三個重要性的價值存在：第一個，他所紀錄研究的對象，是過去歷史上無可比較的、不曾發生過的重要性。Thucydides 寫這個體裁，是因為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而這個「最」，常常在 Thucydides 的描寫當中可看到，例如他寫到瘟疫，他認為這場瘟疫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瘟疫」。又例如 Peloponnesian Wars 造成希臘世界的分裂，也是希臘世界以來「最大的分裂、最大的動亂」，包括戰爭的死傷人數、驚慌……等等，他常常使用「最」這個字，可以想見 Thucydides 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對這場戰爭幾乎是懷有一種敬畏的心態來看待他所研究的對象。

第二個，Thucydides 非常強調他敘述的精確性。他討論他的歷史方法，先跟前人寫歷史的方法作個比較，他認為他所引用的證據是可以相信的，比別人更精確的。例如比詩人更精確，因為詩人常誇大其詞；他比編年史家更精確，因為編年史家敘述目的不在於史實，而是為了吸引讀者。因此他相信這些詩人、編年史家作者的作品，經過歲月的沖洗之後，將來都會慢慢被人遺忘，只有他這個歷史是可以垂之久永的，這一點也是他最自豪的，而之所以會垂之久永，在於他戰爭的偉大；在於他敘述的精確性。

第三點，很多的史料他是引用演講詞，本書大概有四十篇演講詞，佔了全篇幅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很多學者都很好奇 Thucydides 為什麼要引用這麼多的演講詞，很多以讀者回應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待會會討論到，它有特殊的作用，這與他的史學方法有密切的關係。Thucydides 說這些演講詞有些是正在戰爭之前就已經發表的；有些是在戰爭時期發表的。這些演講詞有些是他親耳聽到的，有些是透過他人轉述。問題來了：不論是他親耳聽見或是他人轉述，在過去沒有像這樣有錄音筆，他沒辦法—事實上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地紀錄下來，如此他說的精確性是什麼意思？最有趣的是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說這件事如果沒辦法原始說出，就盡可能把親耳聽來的，按照發表人的原意把它陳述出來。但我們都知道，這個「原意」已經過史家自己的整理。第二，寫這些演講詞時，還經過他的意見、思考、觀點，認為當時這些演講在面對那個環境、問題，它所追求目的，

在合理的思考之下，演講者必須要說的內容。這是很有趣的，待會我們還會討論到。因此這個「精確性」就很值得我們討論了。

在他的書裡面除了演講詞外，還有敘述的部分。敘述的部分包括很多的事件、行動行為的紀錄。Thucydides 不是一拿到材料就紀錄下來，聽來的不是就直接當真把它寫下來，而是他會去觀察。Thucydides 說他能夠有資格寫這個歷史，原因在於他戰爭失利被放逐時，他有機會到希臘世界各地去遊歷，且他親身參與雅典戰役的失誤，又有機會到斯巴達去。他認為他有客觀的去觀察雙方的互動，因他有親身的經歷，有一些是聽來的。但他認為就算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或是聽來的，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都以最嚴格的方法與態度去篩減，並且他承認儘管他費盡心力，他仍相信真相是不容易獲得的，不容易獲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些敘述者是偏袒甲方，有些敘述者是偏袒乙方，而不是因為紀錄的不完全。

第三 Thucydides 說他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歷史對人類產生很大的效用，原因在於這本書沒有奇聞異事的紀錄，沒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所以這本書因為如此而覺得枯燥，引不起閱讀的興趣，他也認為是無可厚非；但如果有人認為這本書是有用處的，他覺得這本書就是有價值。為什麼會有用呢？因為他相信如果研究者想知道關於過去的正確知識，藉以預見未來，因為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未來雖然不一定是過去的事件重演，但一定很相似。注意，有些譯本說「相似」，有些譯本會翻成「重複」，為什麼呢？因為人性就是人性。所以能為將來的事件作很重要的參考，如果我〈Thucydides〉的著作能對各位產生幫助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因為我不是迎合讀者的喜好，而是認為能傳諸於後世，永垂不朽。

我想談的是從實際方面來說.....我想談的是後面兩點：他的精確性還有歷史價值的部分。Thucydides 一開始就提出，他沒辦法逐字記錄他自己聽到的或是別人轉述的演講詞，所以他退而求其次，盡量按照演講者的原意記錄下來，再來使演講者說出他認為適合說出的話。我想請各位老師同學看這份英文講義，第一面的第二段：I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to remember the precise words used in the speeches which I listened to myself and my various informants have experienced the same difficult ; so my method has been, while keeping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e general sense of the words that were actually used, to make the speakers say what, in my opinion, was called for by each situation.

我們再對照另一個譯本：.....some were delivered before the war began, others while it was going on; some I heard myself, others I got from various quarters; it was all cases difficult to carry them word for word in one's memory, so my habit has been to make the speaker say what was in

my opinion demanded of them by the various occasions, of course adhering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e general sense of what they really said.

我覺得要注意的，第一點：to make the speakers say what, **in my opinion**, was called for by each situation. 另一譯本是：to make the speaker say what was **in my opinion** demanded of them by the various occasions, of course adhering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e general sense of what they really said. Thucydides 不是自己承認了嗎？「我要讓演講者在我的觀點之下說出那段演說詞」，Thucydides 是如何認為「在我的觀點下」，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問的問題。

第二，不只「在我的觀點下」，而且這些話有某個情境，一個是 **by each situation**；一個是 **by the various occasions**. Thucydides 採用的原則，如果沒辦法逐字逐句，或是無法恢復演講者的原意，他最後的辦法是在他的理解下、觀點下，讓那個說話者說出在那個情境應該「被要求」的話。Thucydides 認為人所有的事件並不是個人主觀的想法，儘管是出自個人的利益，但也要根據當時客觀的情境去說服對方支持這個政權。換句話說，Thucydides 認為人的理性思考是在跟客觀的條件之下互動的結果。

Thucydides 透露出那個情境是怎麼來的？誰的眼光的情境？因為這些演說詞是 Thucydides 寫的，這牽涉到 Thucydides 在他自己的意見之下，去重建那個歷史情境，然後在這個歷史情境他要讓這些演說者說出，就他的目標、利益，最合理最有說服力的內容。但是歷史是根據證據的，不過證據是沒辦法說話的，不是個枯死的東西，是活的，活的是後面人類的思想、動機、目的，所以史家的工作是需要去把證據背後人的思想在當時的環境互動重建出來。可是中間證據沒有告訴你那麼多呀？為了重建歷史的情境，把演說者所說的話作最有利的安排，而且那些有利的安排導致戰爭般小小的衝突而爆發。Thucydides 一開始說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 Thucydides 的歷史解釋，他的歷史看法。他把這些證據，不是收集這些演說詞而已，他還說明為什麼會採用的原因，他有個目的，去鋪陳這場戰爭因小小的衝突—兩個邊陲小國的衝突—導致希臘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他不只重建當時演說者的情境，還在歷史的條件之下推向一不可避免的結果，用那些演說詞把這些鋪陳出來。他有他的選擇，他的穿插，而證據是沒有這些東西，因此這牽扯到歷史學最重要的東西：推論性的思考。推論性思考包含兩個要素，一是問答的過程，每個演說家帶著他的問題、目的到雅典，說出他的演說內容，而歷史學家就帶著問題來研究這些證據。第二是我們要把證據背後的意義復活，復活那些人的思想、經驗，這包括重演的過程。歷史的推論性是把問題重建，這種重建 Collingwood 稱之為推論，特殊的推論過程。這邊很明顯看到

Thucydides 的確是在作他的推論。

我們回到精確性。推論不是證據上的，也不是研究者有的。我們在這說精確性，有人認為 Thucydides 所追求的精確不是完整、重複的歷史事實，因這個歷史事實對我們歷史理解不是最重要的，他想要的精確性是去說明歷史上 Peloponnesian Wars 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精確性不在於把史料都找來，然後放在圖書館裡面，而是精確性在於重建戰爭發生的原因，以及發現理解戰爭最後為什麼導致這種結果。這是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剛剛他講的第三點「歷史是人類自我知識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從這而來，也許是我過度推演，至少我認為 Thucydides 的精確性不只是史料的完整性而已，而是在歷史情境的重建上。

Thucydides 說他的歷史價值在於...如果研究過去的學者，他不是為了閱讀的趣味，也不是單純想知道過去的事情，而是希望透過過去的真實的圖像，作為未來行為的參考依據，他覺得如果有人認同他達到這個價值，他認為他這本書就有價值，而他也相信正是如此，他說他這本書可以垂之久永。

Thucydides 透露出他有兩個預設，第一個，為什麼他的歷史有價值？因為他相信人性是普遍的，是恆常之物，所以今天做的一件事情，也許將來同樣的事件會發生。這顯示出 Thucydides 有過去希臘思想的實體論思想，因為有這個假設，歷史的價值就在於人性的普遍，過去發生的事情未來會重複，所以歷史是有用的。Collingwood 認為相信普遍永恆的才是真理，而歷史是變的意見，是反歷史的思想，所以 Collingwood 批評 Thucydides。Thucydides 在寫作歷史上，他認為人的行為有普遍的法則，而這普遍的法則才是我們要追求的。所以他常把重點放在紀錄事件的背後的普遍意義，然後我們可以按照這普遍的意義作為行事標準。

如果我們歷史學是建立在一個假設：人性是普遍的，我個人覺得對錯參半。對的是.....我們看這份講義，我要討論歷史的價值。我首先引用了狄爾泰，19 世紀的思想家，他說「理解是我在你中重新發現，精神總是在連貫性的對話中自我重新發現，而在我中，是在你中，是在一共同體」可見狄爾泰理解你小至我們彼此、我們跟歷史、我們跟文化的理解，不管是我們自我的理解還是理解別人，或是理解過去的社會、歷史，這裡有很大的前提，我們都是在一個共同體，也就是同一屋頂下得到理解的基礎。另外維根斯坦說：「假如經驗是我們立穩腳跟的基礎，那麼它自然是一種過去的經驗。我的知識來源不只是我自己的經驗，並且還包括其他人的經驗。」所以我跟你，其實是相互依存的；自我與他者是互動的關係。保羅講得更清楚：「從自我到自我的最快捷徑是他者。」我的理解最快的捷徑是經過他者。照上述幾人的

說法，我們最大的他者就是歷史。

Thucydides 把歷史的價值建立在普遍人性上，我覺得他不夠深入的是，他忽略他的假設基礎還在實體論的影響之下。在我們歷史學真正的原則變的話，人性也是在歷史當中，就像 Collingwood 說的我們人在不同時期作過不同的事情，所以會有不同的階段與文化。我們的人性是在作為中發生的，而那個作為是我們與時代與不同的歷史情境互動為背景，所以這裡就產生他的問題。剛剛引用的這些話，有利指出歷史的理解認識是我們存在的模式，理解是我們最基本的思維，也是我們生存的方式。理解自我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理解是透過過去與現在，包括人自我的認知是與成長過程中的對話，以及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不過我們也知道，他者跟我們同質性，但也常常是異質性，所以理解不是完全建立在普遍上，最重要是要求異，也就是理解最大的作用是同異透過對話不斷地展開自我，在異的地方看到自己，也學習自己，進而成長自己。現在與過去、我與你，不同的文化的歷史脈絡的進程下，心智能力與文化經歷的對話的架構下，展開一種對話而產生的理解。狄爾泰說：「在精神世界中不同主體之間的對話，在這對話中雙方彼此滲透，相互發展，進而豐富彼此。」隨著歷史發展與個人經驗不斷地被豐富，人類心智的理解能力也就被擴大。

謝謝各位。

四、第四場次

主持人：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演講者：莊心恬/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主 題：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s*. 綜合討論

莊心恬：

各位師長、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我是怎麼看這部歷史，因為一個人的認知有不同的階段，我想我是在一個初階的階段，就是大概把內容讀過一遍，然後檢閱我從 Thucydides 那得到什麼東西。另外我讀了一些補充的書籍：Thucydides and the Shaping of History.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Emily Greenwood, 2006.)，這本我只看了第一章，裡面談到作者認為 Thucydides 有他的超越性，也就是說 Thucydides 希望自己與當時的史學家不同，而這段話作者運用不同的論述來說明。另一方面說到 Thucydides 為什麼要寫歷史，Thucydides 說他自己是重視敘述，比較沒有浪漫的情節在裡頭，所以他會擔心讀者在閱讀時感到枯燥，但他也說這部書會對想要看過去的人、想知道真相的人會有幫助。是什麼幫助？Emily Greenwood 認為如果要瞭解 Thucydides，可能要看看當時的作家是如何寫歷史，而 Thucydides 又有什麼樣的超越性？如何突

破？雖然我還未閱讀完，不過這本書還蠻有意思的，推薦各位去閱讀這本書。

我有一個疑問：從這本書可以得到什麼？Thucydides 是如何寫這段歷史？在 Emily Greenwood 的書裡提到當時的希臘時代，有一個習慣就是有一些宴會，由長者與青年聚餐，同時也會閱讀一些經典。可能 Thucydides 已經知道他的一些論述會被提出來，所以他已知道他的著作可以由後世來傳承。而身為一個後代的人，我是怎麼看這一部書。

首先，我大致瀏覽書中內容。我那時是看英文版。一開始他在說戰爭的重要性，還有古代戰爭的微不足道、海上勢力的重要性，以及歷史的方法與目的。剛剛湯老師已經講述過。

再來他講述兩個爭執，這兩個爭執是有關依庇丹努的爭端。依庇丹努是愛奧尼亞海峽旁邊的一個小城邦，它的政治出現一些問題，民族黨戰勝貴族黨，把他們貴族黨驅逐出境，但他們的防禦力又不夠，因此出現一些問題。民族黨向他們的母城科西拉島尋求協助，科西拉不願幫忙，他們又向最初的母城科林斯尋求協助。科林斯願意幫助他們，便派兵過去，科西拉島也想干預這件事情，形成科林斯與科西拉兩邊的紛爭。在這裡頭，雅典是偏向幫助科西拉島，斯巴達則是幫助科林斯，因此可看出雅典與斯巴達開始鬥爭的端倪。再來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於波提狄亞的爭端，問題也大概類似，波提狄亞一方面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但另一方面他又向雅典去納貢，在這方面，雅典因為之前的問題與科林斯產生爭端，所以他說我們現在要作一個決議，波提狄亞島必須決定要與雅典友好還是與科林斯友好。結果波提狄亞很為難，後來便決定偏向科林斯。波提狄亞也作了一件事，就是它讓其他一些聽命於雅典的城邦反叛。現在科林斯與雅典兩方都有理由可攻打對方，兩方也派了人馬，希望能與斯巴達有關聯。我覺得這部分很有意思，最震撼我的是他們的對話，請大家翻到 52 頁。

52 頁是科林斯對斯巴達所說的一段論述，科林斯想與斯巴達談話，他們是認為與斯巴達較為友好，所以就勇於提出斯巴達的錯誤。

另外在 56 頁，還有另一段話是我覺得很重要的。雅典人對斯巴達講了幾句話。剛剛湯老師談到一個普遍的道理，雅典人在這就是談到他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對我來說，其實是比較難理解的。

Thucydides 在一開始的論述其實會讓我認為雅典人是非常的可惡，而且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在 56 頁雅典人為自己辯護的部分，會讓我覺得難道這就是人性嗎？到處去侵略就是人性嗎？Thucydides 最初的時候有談到雅典強盛的原因，他認為希臘這個地方有一些小族群是分散的，而那時候土地貧瘠沒什麼好生活可以過。可是有些地方的生活其實是比較富裕的，相對於這些土地貧瘠的地方，那邊的部族反

而是分散的，在比較苦的環境當中，人們會比會團結，因為他們有這些需求，所以必須向海外擴展，因此擴展似乎可說是一種向上的動力，這讓我想到現在西方的想法。對我來說，斯巴達好像是比較明智的。在這一章當中也有談到，當時斯巴達正在協議是否對雅典動武，裡面有個國王就一直勸雅典人再三思，因為他覺得雅典人現在是非常強盛的，而他們不是斯巴達人，是個他者，認為準備個兩三年再去與他們打戰會比較好。他覺得斯巴達有一個好的事情是比較謹慎的，以及比較緩慢的，也就是說他們是比較有智慧的，他們平常所受的訓練也是比較嚴的，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應是個強者，也是競爭當中的勝利者。這樣的敘述，斯巴達是非常地讓我敬佩，但為什麼我在讀 Thucydides 的時候也會覺得雅典人讓我很敬佩。我會覺得雅典人的習慣，雅典是永遠的勝利者，但為什麼之後會有如此不好的下場？因此看到這一段會促使我想看到接下來的故事發展。

謝謝大家。

五、第五場次

主持人：張弘毅/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講者：戴志清/台北市立建國中學歷史教師

涂育誠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主題：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s*. Part2, Ch.4-6.

戴志清老師：

今天我分四個主題作報告。

1. 前言：
 - A. 自己的角色與局限性：非專業史家，僅是歷史愛好者。
 - B. 第一次讀完時的感受：
 - (1) 星光下的悸動：怎麼有如此棒的藝術品。
 - (2) 如果我身處於當時，會如何選擇呢？
 - C. 教學時的喜好：
 - (1) 學生閱讀原典的感受
 - (2) 經典的重要性：當我們在座的人皆已消失，而此部經典仍可常存；錢穆「不要與今人相爭，而與古人相較」；「人的外在物質變化很大，但人心的變化卻如此之小」(漢彌爾頓)
2. 修昔提底斯是如何寫這些演說詞呢？
 - A. 「在這部歷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現成的演說詞，有些是正在戰爭開始之前發表的；有些是在戰爭時期中發表的。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詞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

的：『一方面盡量保持實際上所用的詞句的一般意義，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頁 17

真的是如此嗎？如何證明其說法呢？

B. 我利用幾個部份來質疑

- (1) 「在這次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我的歷史著作，相信這次戰爭是一個『偉大的戰爭』」
- (2) ★戰爭怎麼會偉大呢？其理由為何？
 - a. 規模最大，幾乎影響至整個人類
 - b. 過去時代，無論各方面都未發展至當時的文明
- (3) 如果依照如此說法，那何以不把此戰爭視為正義對邪惡，或者是民主與專制等一般人對於戰爭普遍想法，而才有其偉大呢？
- (4) 那又為何在文中頁 119 頁，認為藉由戰爭爆發前夕，斯巴達的使者密利西配斯所言：「今天是希臘大災難開始降臨的時候」；其對戰爭的看法不同於修昔提底斯所言？
- (5) 因此經由以上簡單粗略的論證，我個人認為修昔提底斯在寫這些演講詞時應有所本，非僅是其個人想像之作。

3. 修昔提底斯演說詞的論述方式：利用高度對比

A. 針對演說詞內容的論述：(利用不斷地『不』來顯示其獨特性)

- (1) 伯里克利斯的葬禮演說詞：「過去許多在此地說過話的人，總是讚美我們在葬禮將完時發表演說的這種制度。……這一點，我不同意」頁 133 倒數第二行
- (2) 伯里克利斯的葬禮演說詞：「我不想作一篇冗長的演說來評述……所以我不說……」

B. 針對相連的演說詞來顯示其優劣的對比

- (1) 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的發言：「我們的城邦總是自由的，總是著名的。『遲緩』與『慎重』和『智慧』與『賢明』是一樣好的。……我們有良好的秩序的生活，我們在戰爭中是勇敢的，在智謀中是賢明的。我們勇敢，因為自制是以自尊心為基礎，而自尊心又是以膽量為基礎。我們賢明，因為我們沒有受到太高的教育，以致於鄙視我們的法律和風俗。」頁 62
- (2) 阿基達馬斯發言後，當年監察官之一的斯提尼拉伊達走向前面，作了最後的發言。他的發言如下：「雅典人所發表的這篇冗長的演說，我不懂。……因此，斯巴達人啊，表決吧！為著斯巴達的光榮！為著戰爭！不要讓雅典的勢力更加強大了！不要完全出賣我們的同盟者！讓諸神

- 保佑，我們前進，和侵略者會戰吧！」頁 63 至 64
- (3) 前面兩者發言呈現明顯的對比，此是真實的事件，亦或是修昔提底斯的巧妙安排？
- C. 本書前後文演說詞的對比：高度理想與現實計算的對比
- (1) 伯里克利斯的葬禮演說詞；頁 132 至 142
- (2) 亞西比得的演說詞：「……一個人自視很高，而不把他自己和其他每個人都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這完全是公平的。……我的私人生活受到批評；但是問題在於你們中間是否有任何人處理國事勝過我？..」頁 446 至 447
- (3) 兩者同為雅典的領導者，卻在不同時期出現如此強烈的對比
4. 伯里克利斯葬禮演說詞的內容是否僅是政治家的宣傳，亦或真實反映當時雅典的真實面貌？（伯里克利斯讚揚的雅典，是可信的嗎？）
- A. 可信的證據：由敵人（科林斯）眼中看到的雅典；頁 52 至 53
- (1) 雅典是革新者
- (2) 雅典人勇敢
- (3) 雅典人果決
- (4) 雅典強烈的城邦意識
- (5) 雅典人的「寧艱苦而活動，不願和平而安寧。」
- B. 不可信的證據：由雅典人對自身帝國的描述論証
- (1) 雅典人說：「我們不是利用暴力取得這個帝國的」；頁 56
- (2) 伯里克利斯說：「事實上你們是靠暴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的」；頁 153
- (3) 「希臘人的情感大致是傾向於斯巴達一方面的，尤其是因為他們宣佈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臘」。頁 116 中間
- (4) 因此本書中的演說詞雖可表達演說者眼中或期望的城邦，但其與真實與正義仍有其差距。

張弘毅老師：

我想在這修正並且回應，剛說的「想像」不是一般的想像，而是「歷史的想像」。歷史的想像與一般天馬行空、虛構的，毫無根據的想像是不一樣的。這種歷史的想像，套句剛剛志清的話，是有所本的，所以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講詞是有效的歷史想像。

從 19 世紀專業史學興起以後，對於真實與想像，歷史應該是實證的。然而對於這個演講，是不可能逐字逐句記下，包括第 6 章伯里克利為自己辯護也是如此。

接著我們請育誠報告。

涂育誠同學：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班的涂育誠，今天要為大家導讀 *The Peloponnesian Wars. Part2, Ch.4-6*。其實在第一場開始前，我和戴老師先對過報告內容，看是否有重複的部分，戴老師報告史學方法的部分，我的部分就是把每一章重點畫出來，然後說一下自己的感想。另外有個感想，語言是很奇妙的。當張老師詢問我們是否願意當今天的導讀人時，我與戴老師所認知的導讀是不一樣的。從前的歷史學也是如此，當我們去懷疑過去歷史學家的著作，是不是符合今天的規範，其實就是我們對於同一件事的認知不同。Thucydides 他認為的歷史是我對於當代所發生的事，把它紀錄下來。對於太遙遠的事，就留給考古學家去挖掘、研究，這我不認為是歷史了。

我的重點放在 Thucydides 如何去解釋歷史的發生。

第一個，Thucydides 認為歷史會發生的最重要原因是來自於人性。他說道：「如果想要清楚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這是中文版的翻譯。在這所使用的人性並非單指人類的慾望和需求，而是對某事物的追求及希望。當我們在看第 4 章的伯里克利的演說詞的時候，會發現他很強調一點，就是他要激起聽者的榮譽感：雅典有著光榮及偉大的傳統，而陣亡將士乃是為了守護這個傳統犧牲。Thucydides 在使用演說詞的時候，他是很強調當時人們怎麼去認知榮譽。

回到文本，第 4 章的伯里克利的演說詞，我覺得重要的是他提到，在中文版第 140 頁，「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伯里克利對自由的理解及追求是整篇演說詞的核心。伯里克利在第 6 章為自己的政策辯護的時候，在 152 頁，雅典人真正力量的來源是他們自己所擁有的價值，也就是對自由的渴望。這讓我想到美國富蘭克林曾說過：「當我們要以自由去換取安全的時候，其實我們不會有安全也不會有自由。」

我稍微講一下第 5 章。從前面我們可以看到雅典人對瘟疫的發生是如何的無能為力的。我認為這章的重點不在於瘟疫發生的情況，而是作者自己的分析。Thucydides 認為面臨絕望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也就是當人無法預測未來時，就會忽視現在。文章裡頭可看到當時的雅典是毫無秩序的，很多人想投機取巧。後面還有提到 Thucydides 其實是不相信神明的，他認為神諭及徵兆只是人們反映及合理化自己的期望。

我讀到令我傷感的地方就是伯里克利為自己辯護的那段，在第 156 頁最後一句話，「當伯里克利預言雅典可以很容易地戰勝伯羅奔尼撒人的時候，在他心目中，雅典的資源是極其雄厚的。」這裡可看出作者的暗示：第一點，英雄也可能會被自己所見的事物所矇蔽。第二點，Thucydides 是雅典人，他可能藉著伯里克利表示他對於先前還擁有榮

光的雅典如今卻遭到沒落感到悲傷或不滿。

我的感想大致如此，謝謝。

張弘毅老師：

非常謝謝今天兩位主讀人的報告，接下來的時間就請在場的師長朋友作些回應。

單兆榮老師回應：

我想回應戴老師，還有剛剛張老師提到的部分。

談到史料的價值在於它的歷史價值，表示我對 Thucydides 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從他的敘述裡頭看出雅典人的信念與價值？問了這個問題就要提出證據，我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政治、民主，他們覺得與斯巴達不同的地方。從自己的角度與經驗價值，Thucydides 提供給我們訊息，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個問題是，你認為這是歷史的想像還是歷史真實，你的證據是什麼？剛剛戴老師作了些內部考證，也許還有外部可以考證。

第三個問題是，Thucydides 作為一個雅典人，你覺得他有哪些字句是為雅典人辯護的？思考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跳開，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去認定說這個資料裡頭，包括這兩篇演說，甚至不只這兩篇演說，個人的演說，個人的紀錄，其實我們今天所閱讀的跟透過一些歷史閱讀出來的。所以我覺得進入歷史想像，它最有趣的地方，我們可以去問這個時代的人，我們如何透過哪些資料來了解那個時代的人，這是針對哪些資料？當然我們說去用一個文字敘述，Thucydides 可說是一百分，這演說詞非常令人讚賞。

這是我剛剛想到的，謝謝。

張弘毅老師：

文學的想像與歷史的想像.....

單兆榮老師：

其實可以相通，因為文本的敘述本身，雖然以文學的方法，但他寫的盡量是客觀的，盡量重回現場，但是絕對難免會苛求，反而是提醒我們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作者的立場如何？他為什麼這麼說？他的目的是什麼？這可能是我們歷史訓練很重要的部分。

張弘毅老師：

基本上 Thucydides 他的歷史解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所運用的內涵，是有很大的問題。剛剛志清有和大家提醒在 17 頁的地方，Thucydides 說：「在這部歷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現成的演說詞.....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詞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大家注意到這句話，Thucydides 大概知道很多的演說詞，這個演說在希臘時代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要為自己辯護，或者是對別人，演說都是很多的。「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詞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何況

是輾轉聽別人說的？後面又說「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換句話說 Thucydides 自己聽到的與從他人聽到的演說，不論是哪一種，都是有困難的。「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盡量保持實際上所用的詞句的一般意義，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其實 Thucydides 在這裡蠻像一位導演，用現成的材料，然後導演說出來。事實上我很想說 Thucydides 在這個層次上是 making history。

王芝芝老師：

我們在看伯里克利的演講的時候，我們要注意到雅典民主政治是怎麼進行的。基本上他們先在一個地方充分進行討論，在討論的時候，其實他們已形成一個團體，他們會圍成一堆一堆的團體，中間還會出現一些人遊走在各團體間，不停地傳遞消息。所以伯里克利在發表演講的時候，他所說出的話是現場一般公民都聽過的討論，基本理念都在裡頭，因此 Thucydides 用什麼詞彙並不重要，而是他們在充分的溝通中已經有了回應，Thucydides 所記載的就是一般的民意，當時他們怎樣說、他們的價值在哪裡。我的看法是 Thucydides 不是在捏造、虛構，而是利用伯里克利這個人把當時雅典的民意記載下來。因此不能夠說他是在完全的導演，他在虛構這個東西。

戴志清老師：

針對單老師的回答，有三點和大家報告。

第一點：我認同單老師所言，我們是透過 Thucydides 眼中來看那個時代，這裡牽扯到一個問題：歷史是什麼？歷史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曉得，所以我們所有的歷史應該是第二層次的。

第二點：感謝單老師對如何應用這篇文章作教學上的練習，我覺得我需要與單老師多學學。

第三點：有關文學。我特別提出是說明 Thucydides 厲害到什麼樣的地步？他厲害到他前面認為他為什麼要寫歷史，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文章當中他真的試圖以那個時代、那個場景，那個人應有的身分所講的話，把它說出來。所以你會發現一個矛盾，可是這個矛盾在整個設計上來說，它卻是合理的。

最後我認同王芝芝老師所說的情況，他的確是有所本，可這個本與他對歷史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所以會產生內在的矛盾。這矛盾出現才顯示出他的漂亮，假如他把全部融合成他講的話，這本書不會如此的精采。

感謝王芝芝老師，若不是王老師講解，我是不會知道他們的論述是這麼形成的。

王芝芝老師：

我以前看 Thucydides 也有和你同樣的疑惑，Thucydides 怎麼會像

錄音機一樣把人家的話記錄下來。我覺得是有一個共識，就是民主政治有輿論的共識。

張弘毅老師：

剛剛我說的導演，其實我是想到《1895》那部電影。吳湯興從容就義，起兵結果完全是歷史事實，可是中間那段完全是導演的想像，還有 making history。《1895》是講戰爭；Thucydides 也是講戰爭，單老師您要不要談談？

單兆榮老師：

我覺得 making history 在後現代來說，幾乎每個人都在 making history。只是他在 making 的過程當中，如何去收集材料，如何運用最細膩的細節作拼圖，但這個拼圖怎樣都不會完成，我想史家就是在追求這個過程。

談到《1895》我覺得很精采的，是它講一個大時代，但它從一個小切片下去。導演還蠻有歷史角度，因為我看到的是編劇作者是個文學家，我很佩服是雖然看起來好像是虛構，但虛構中有真實存在，因為他對當時的生活、場景的考據都很細緻的處理，包括客家的服飾。

您剛提到一個問題，為什麼吳湯興會這樣犧牲他的生命，其實他們是有榮譽的，這部分在電影裡有提醒，他的母親在把她最後的兒子交出來時是有榮譽的。他是個保護自己家園的，一個單純的理念，但是它非常的真實。因為所謂的國家在當時來說並不是如此清楚，國家的概念是被教育出來的。導演是非常忠實地呈現一個當時的義軍，這些人如何去進行保衛家園的作戰，這作戰也不是什麼槍林彈雨，不過是打游擊戰而已。另外一面看日本，今天我如何去看待我的敵人，敵人在戰場上的措施，可能會導致屠殺，大屠殺。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的優雅，他的文學造詣也是非常高深，他對他所造成的錯誤也有一些的反省，這些我覺得不能單線的控訴大是或大非。

其實我覺得更精采的是以前我們討論過的《A 級控訴》，亞美尼亞人大屠殺，Ararat。那部電影就是告訴你好萊塢的電影是這麼演的，另外導演從這些人的角色是怎麼對話，然後延生到這天。我一直覺得影視史學從周老師那裡得到很多的啟發，如果教室像電影院，那小說例如陳玉慧的《海神家族》，台灣移民的性格在小說裡呈現得比我們在歷史課本讀到的還要精采。今天我要呈現歷史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到底為什麼要去學那些已死去的人，還是就延續在我們身上？這個傳承。我們要讓人體會到歷史就是這麼有趣，甚至生動地在我們身上延續。

張弘毅老師：

您提到一個「虛構的真實」的議題，其實是很重要的。我覺得 Thucydides 要面對什麼是虛構的真實。這種虛構的真實是很迷人，但

是它也造成一般唸歷史系的對於歷史的真實有一種愛恨交雜的感覺。那種虛構的真實不知道在場的師長有沒有要針對這個作發表？您認為在 Thucydides 的作品裡面，還有哪些虛構的真實？

莊心恬同學：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其實我在鄧世安老師的課堂上報告關於 Thucydides，後來我以 Zagorin, Perez 的《Thucydides: An Introduction for the Common Reader.》作為報告 Thucydides。那時候我也在想伯里克利他的演說詞，Zagorin, Perez 提到伯里克利代表雅典一個時代精神，他比較榮耀。有一個特點是 Thucydides 在提人物時比較不會去提名字，他會直接用演講詞來代表那個人。另外一個特點是如果人物重要的話，會詳細描述他的外貌。但是 Thucydides 在說到伯里克利時，並沒有詳細去描述他。鄧世安老師也有提到這一點，他解釋說 Thucydides 應是把伯里克利當作是理想的代表。

另外 Thucydides 所寫的演講內容是否經過美化或想像，我是覺得 Thucydides 也許有作增修，如果是直接記錄下來，可能 Thucydides 的作品無法流傳如此久。

關於戰爭偉大的原因。我們曾在鄧老師的課堂上討論，鄧老師認為這是一部雅典霸權的興衰史。當時很多同學反映 Thucydides 似乎很偏袒雅典人。我認為戰爭的偉大是因為雅典這個霸權到最後卻失敗了。鄧老師是認為 Thucydides 在描述上，斯巴達的描述較多；而戰爭的偉大是在於雅典與斯巴達間的衝突。

結論是 Thucydides 可能是看人與人間的衝突，雅典與斯巴達，或許這就是戰爭的偉大所在。Thucydides 與之前的史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強調人性的掙扎。這是我上星期報告之後的心得。

涂育誠同學：

我第一次讀 Thucydides 是先看英文版本。當我看到第三頁時，就看到他說「這場戰爭是 great war」。Great 中文可翻作「偉大」，也可當作「很巨大、廣大的、影響很大的」，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否指偉大的意思。

伯羅奔尼薩戰爭對於現代來說，是偉大的戰爭嗎？其實比起去年我們讀的波希戰爭，兩者誰比較偉大？如果波希戰爭希臘打輸了，可能西方文明就沒有，之後的歷史就會完全被改寫。而伯羅奔尼薩戰爭雅典與斯巴達誰贏誰輸都不重要，因為最後整個地中海都變成羅馬的版圖。但是 Thucydides 卻說這場戰爭很偉大，我們可看作是在他的生命歷程中是影響很大的，而且他又是那個時代的人，沒有像我們一樣會去回顧過去的歷史。

到底什麼是偉大的戰爭？我覺得最感動是在書中第 574 頁，結束

西西里的遠征，因為到最後整個雅典慘敗，但 Thucydides 認為這場戰爭對勝利者來說是偉大的勝利；對失敗者來說是慘痛的失敗。他用的對比我覺得還蠻優美，但我會覺得 Thucydides 在暗示這場戰爭是內戰，他認為整個希臘是個民族，而對一個民族來說，內戰誰贏誰輸都很傷。

莊珮柔老師：

我覺得今天戴老師的報告很精采的地方是，他的論述的方式很清楚的講出他做了什麼。我想回應剛剛的部分，我們之所以對雅典很關注，是因為我們對民主政治的關心，我們不能接受民主政治的失敗。

有一本小書叫《希臘之道》，或是《希臘精神》。我發現希臘人有一個習慣，他的人物會有一些形貌。人物的型態出來，歷史與文學就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衝突：他不能有特殊的樣子出現，必須定塑在某一論述中。這是希臘歷史的敘述特色，還是傳統特色？

其實這場戰爭不是雅典還是斯巴達勝利的問題，而是包括歷史的結構，現行歷史意識的價值，可能對於那個時代來說不是很重要，但對於我們這時代就很重要。

涂育誠同學：

我們所討論的不是看這本書時，這場戰爭是否偉大，而是討論 Thucydides 怎麼看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在整個希臘裡、在他的生命當中有什麼意義。

王芝芝老師：

我的感覺是這整個戰爭是希臘人的失敗。

在這場戰爭中間，雅典人失去他們民主的精神，他們的堅持，包括伯里克利都太驕傲了，完全沒有希臘人原有的中庸，而且最後還放棄自己的原則。斯巴達也是失敗，作為一個他們的城邦，結果他們居然投向波斯，是斯巴達的衰落。

這是 Thucydides 的感嘆，這場戰爭把整個希臘的精神給斷送在這。

張弘毅老師：

我們這場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六、第六場次

綜合座談會暨特約講座：

主持人：張弘毅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講人：張四德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講題：黑白之間--歐巴馬當選第 44 任美國總統的意義

張四德老師：

現在各位手上都有一個簡單的綱要：黑白之間—moderation，實際上就是中庸之道。

其實 B. Obama 本身是個混血兒—中庸，你要說他是黑人他有這個成分，說他是白人他也有這個成分，當然很抱歉他沒有黃種人的成分，他有非洲黑人的血統。

我這個標題是 B. Obama 當選美國第 44 任總統的意義，我就作一個非常簡單的報告。

第一段我要從美國社會族群的結構來看 B. Obama 的地位。

為什麼在這種背景之下—什麼樣的背景之下他有可能出來（競選）？如果換成 50 年前、30 年前，不可能；10 年前，不可能。

10 年前是我的偶像 Colin Luther Powell 幾乎要出來（競選），但沒有出來。這個人非常的沉著、穩重、有智謀，不管他是哪一黨，我認為他是比 B. Obama 更好的人，但是氣氛不對。所以第一段我是從美國人口結構中，族群的觀念來看他們的一些問題。

第二段我談到 B. Obama 的生平—黑白之間。他怎麼運用他的一些特長，也許是缺點的部分把它變成特長，運用他的有利的地方，然後能獲得選舉。

第三段就是看他的 Victory speech，從中間來判斷他的一些特質、看他未來的走向。

第四段就是作一個簡單的結論。

I. 從 Melting pot → multi-culturalism

從美國族群結構，其實一直在 1950，二十世紀的中葉之前，美國的人口結構大致上是白種人佔多數。而白種人佔多數，原本是期待能發展到 2020 年，所以大概在這個年代之前，美國主流社會其實是比較安心的，他們認為那一套主流價值觀到 2020 年都不成問題，但是沒想到提前爆發，當然有它一些原因。

現在我就把所謂的 Melting pot，也就是主流價值觀跟大家作個簡單的報告。

一般在談美國歷史的時候，都會注意到美國是移民構成的國家。這個國家也有它所謂的主流族群，就是 Anglo-Saxon，從英國過來的，而且大多數是新教徒，Protestantism。這些人有他們的一些特點，簡單說因為他們的背景—他們在英國歷經政治歷史的影響，受到了迫害，於是他們要去找一個新的地方，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社會環境。

通常我們在看美國的主流文化的時候，都會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講求自由民主，而是它的主流文化中有這麼一個因子存在。講到這裡，我們可以稍微把話題岔開一下。所以美國在早期的歐洲移民過來時，其實中間就有一群人是抱持著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理念存在。我們這邊常常喜歡比喻說：「美國的移民社會跟台灣的移民社會都一樣是移民社會，所以美國作什麼，我們也應如此。」

完全錯誤。一點也不一樣。因為這些移民帶過來什麼東西？早年

從大陸過來台灣的移民沒有民主這種東西，一個帝制生活之下，對不對？1895 有沒有自由民主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那部電影，但是你的民族從歷史背景上就沒有這種東西。

美國的移民不是一開始就自由民主，而是說他們有這樣的歷史經驗，而後來歐洲的啓蒙運動與美國之間的互動，到 18 世紀時自由民主的觀念已慢慢形成，當然沒有像今天這般。

所謂的主流文化慢慢發展，然後受到歐洲啓蒙的影響之下，它的主流文化中間的自由民主是存在的。當然他們所謂的自由民主是他們思考中的自由民主，因為美國的移民群體中間其他的弱勢族群其實有 Irish，早期的 Jewess 這些通通都過來，可是因為從英國過來的人佔大多數，以及從法國和北歐過來的這群人，他們慢慢集結成、塑造成一個主流，也因此這個主流就綿延下來。

當時的弱勢族群，我們說它是在幾乎一般人相信來到美國能有機會在美國發展。美國標榜自由民主，但它的自由民主的涵義是很廣的，隨著時代在發展，且不斷在擴大，例如說原來是極少數的人擁有自由民主或是選舉權，但是它在慢慢擴大之中。

大致上我們就如此介紹它的 Melting pot，這些人的人數最多，影響力最大，也因此當他們慢慢向西部擴展的時候，這些人的影響力也慢慢向西部擴散。其他的人當然很委屈，例如 Germans 被嫌棄只會喝酒。這樣的狀況，其他的弱勢族群會希望認同屬於他們的文化，然後在這主流社會上佔一席之地。這種觀念大概到 20 世紀，一般人都相信美國的文化就是 Anglo-Saxon。

從美國人口結構上，我們發現了某種轉變，而這種轉變從 19 世紀下半的時候，大概 1880 左右到 20 世紀初的時候，移民特質的轉變影響他們的人口結構。19 世紀下半到 20 世紀以來，我們看見從東歐、南歐過來的移民人數相當的多，這群人當然是白種人，可是這群人跟之前的白種人是不一樣的，這群人可以說幾乎沒有受到啓蒙影響，這群人不會講英文，這群人是農民—為什麼特別點出他們是農民？因為美國已經逐漸在工業化了。一個農民，尤其是從中歐、南歐過來，語言不通的農民一進到美國社會的時候，必定歸屬到社會最下層。因此（中南歐移民）當初進來的時候忍氣吞聲，經濟社會環境就是如此，我們可看見這群人的人數相當的多，所以他們慢慢的聚集在一起，他們依循在自己的教區，如此的生活。實際上一邊是主流文化，一邊有他們自己的族群文化，而這族群文化，或者我們稱為次文化其實是一直存在，但教科書仍說美國就是 Anglo-Saxon，就是英國文化，所以在 20 世紀初的時候，1920 年代左右的時候，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國有一對重要的史學家父子：Arthur M. Schlesinger，他本身是 Germans 出身，日爾曼德國人。他的族群是 Germans，所以他覺得很奇怪，明明自己

的祖先不是 Founding Fathers，可是課本上卻告訴我們的祖先是 Anglo-Saxon.....。所以老 Schlesinger 就提倡要研究社會史、族群歷史。因此美國在 20 世紀時興起族群的研究，Arthur M. Schlesinger 扮演相當重要的腳色，而他之所以能扮演這樣的腳色跟當時的環境是有關的。因為他看見這邊來的 Polish，那邊來的 Italian 過自己的日子，吃自己的食物，這樣一個的背景。

這樣的發展之後，到了 20 世紀上半時，又看到很多的移民進來，而這些移民不是所謂的西歐的人，而他們很希望西歐的人再進來，如此一來他們的勢力能更加穩固。可是現在來的人不一樣，來的更多的是中南美洲、日本人、菲律賓人，這樣的人口結構再與先前看到從中、南歐來的人加在一起，當然黑人自己形成自己的文化。

我一直覺得很可惜，黑人的文化其實被破壞的非常厲害。1980 年代，應該是 1983 年，Chicago 成立第一個黑人博物館。那個時候我們去參觀的時候，裡頭是空盪盪的，是平乏的，沒有觀眾，而且黑人也不會去看那間博物館，因為那是傷心的往事。因此這群人在 1950 美國開始繁榮的時候，他們依然是 lower class，進入 middle class 的很少，雖然美國標榜是 middle class America，可是對他們來說，要進入 middle class 都很困難。

到 50 年代後期，60 年代的時候，我們看到民權運動起來，也就看到整個背景從 Melting pot，到 20 世紀上半因為整個人口結構的轉換，因此到 20 世紀中葉時，multi-culturalism 出來了，多元的，大家不用相信硬是加在頭上的 Founding Fathers..... 我的祖先是 Anglo-Saxon.....no，我是 Germans、我是 Polish，對不對？或是我是中南美洲的人。因此 60 年代民權運動已佈下一個背景，這是一個我們看到種族的變化，而所謂的多元文化從 60 年代開始變成一個越來越強烈的背景，但主流的那群人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各方面他們都相當有勢力，他們也不願意退讓，所以在 60 年代 Martin Luther King 的時候就說“I have dream”，大家都知道吧？那很感人的，他覺得那個夢想不像.....那“I have dream”與今天 B. Obama 是完全不一樣。

從 60 年代 multi-culturalism 已經出來，佈下一個背景，但是沒有人知道哪一天黑人才能出頭。不過即使一個 Melting pot 有它的 main stream，或是倒退的 Martin Luther King，或是中間插一個 Lincoln，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其實都有美國的道統，這個道統是什麼？自由民主。白種人在解釋自由民主的時候是依照當時的環境之下解釋自由民主；到 Lincoln 時，他面對黑人、slavery 的時候，他重新解釋自由民主；而到 Martin Luther King 時，他再一次的解釋。隨著時代在改變，美國有它的道統，但同樣的自由民主是作不同的解讀，以求符合當下的需求，這一點我認為是美國最了不起的地方，它會調整，配合時代的需

要。

II. B. Obama 的生平：介於黑白之間，善用優勢

我先把 B. Obama 的生平簡單介紹一下：B. Obama 的父親，老 Barack 是來自肯亞，他是 University of Hawaii 第一位黑人學生，主修經濟。他的母親從 Kansas 搬過來，18 歲遇上他的父親，在 1960 年結婚。那個時候全美國有二分之一州黑白通婚是不合法的，但夏威夷有個特別的地方，它是個較 open 的地方，族群結構比較複雜。

在 B. Obama 兩歲時，他的父母分居，他的父親回到肯亞，B. Obama 跟他的母親到了印尼。這裡有件重要的事情：他的母親是讀人類學的。人類學其實是個富於同情心，對弱勢族群有關懷和了解，他的母親很了不起。後來他的母親嫁了印尼人後就去讀人類學博士，於是 B. Obama 增加了他的視野，因為他在印尼讀了四年的小學。

之後他的母親認為 B. Obama 應該到美國接受教育和發展，就把他送回美國，而他的祖父母在這扮演重要的腳色：祖父母讓他進夏威夷最好的一間私立小學，學校裡面只有個位數的黑人。所以我說他本身是黑人，但實際上他的腦筋理念是多元的，當然更重要的是：B. Obama 其實是白人的文化價值觀。

看到 B. Obama 時，覺得他很有修養、很紳士。這種教育如果放在一般教育其實很難，這樣的狀況之下，B. Obama 瞭解很多種文化。他在唸這間私立學校時，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唯一的紀錄是他跳籃跳得很好。

後來他到 Columbia University 唸書，到 Chicago 發展事業，然後在那遇見他的愛人同志：Michelle Obama。後來到 Harvard 讀法律。

B. Obama 的母親在 1995 年去世，但重要的是他的祖母，不斷的給他很好的教育，而他的母親也一直告訴他：他的父親是很了不起的人。但後來他發現他的父親是個很糟糕的人，卻也讓他明白身為黑人的處境。

B. Obama 曾到肯亞看一看，發現他的祖先，他的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過的日子幾乎是幾千年來都不曾變化過，使他覺得自己要更加的努力。

大致上就是如此。一般人都會批評他沒有什麼政治閱歷，經驗不夠。實際上他競選時打出的口號是：我在 Washington, D.C. 的時間不長不短－事實上大家都嫌他短－長，長足以讓我了解到我們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短，短到我還沒學到 Washington 一些骯髒的事情。

B. Obama 另外打出一個口號：change。在他選舉之初時沒什麼突出的表現，輸給了 Hilary，但是他很會說話，說 Hilary 已經腐敗，但是我的形象很清新，充滿了想像與未來.....。B. Obama 在選舉之中的

特點就是給大家充滿了想像、改革，然後回到道統：Washington、Lincoln 到 Martin Luther King。而在選舉之中有個非常關鍵的人物支持 B. Obama，就是我的偶像 Colin Luther Powell，Colin Luther Powell 在美國社會上是黑、白人都尊重的對象，結果他共和黨跑去支持了民主黨。

B. Obama 非常善用他的一些特點，他能把自己的缺點化作優點。當然在競選中間很重要的，McCain 和 B. Obama 站在一起怎麼比呀？再加上一個 Palin，一直講錯話，怎麼與 B. Obama 比？

III. Victory speech

Victory speech 大家剛剛都看過了，他的 Victory speech 是非常感人的。

針對他的 Victory speech，我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為什麼 B. Obama 會贏？其實是現在的環境對他太有利了，因為美國自從 1990 起—波斯灣戰爭，引發社會對於 Islamic 的恐慌。這樣的恐怖氣氛讓美國一直覺得敵人在我身邊，擁有一種莫名的恐懼，然後 911 帶來非常嚴重的創傷。再來是 tsunami，一個環境上帶來的災害破壞，以及最近這幾年對於環境上的憂慮，例如 Gore 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接著是金融海嘯，其實在這之前，McCain 可以贏到五個百分點，但是自從 Lehman Brothers—我說 Lehman Brothers 真是幫了 B. Obama 的忙—的事件爆發後，當時 McCain 說我們立刻停止選舉，然後到 D.C. 去，要幫忙商議如何解決金融危機，結果被拒絕。美國 Bush 政府不讓他插手，於是聲望突然下跌。

B. Obama 這時發揮了他的想像空間，開始發酵，跟大家說：change！change！未來是可以解決的，美國主軸自由民主是沒問題的，讓我出來一定是 change。而且他的口號非常的漂亮：不是我在改變歷史，而是你們在改變歷史。哇！每個選民突然都覺得自己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 minority—包括黑人、學生、女性投給 B. Obama 的選票。但是 B. Obama 有沒有提出一套真正他自己的觀念？沒有。他只告訴你要 change，change 才有希望。大家想想也對，McCain 能給我們什麼？

我覺得 B. Obama 的廣告作得很好，非常動人，老百姓就如醉如痴。我曾經在成大與幾位學生座談時，被學生問到：B. Obama 好像沒講到什麼政見。我說這沒關係啊，他只要有他的魅力存在。原來在民主黨初選的時候，Hilary 佔了百分之七十幾，而 B. Obama 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那時候《TIME》上面畫的漫畫是不看好 B. Obama：Hilary 桌上放了一堆書和資料，研究美國遇到的問題如何解決；B. Obama 在做什麼？在一個虛無的地方，漂浮在空中思考，完全不務實際。

可是到後來老百姓很失望，特別是金融問題，所以大家對 B.

Obama 充滿了希望。在這種情況下，B. Obama 不斷強調 change、自由民主，結果就當選了。我們看到越都市區越支持民主黨，因為通常都市的移民比較多，比較窮困的；而在中西部的地方，原來應該是屬於 main stream 的，農業人口多，較偏白色較傳統的。可是這一次翻盤，原來應該屬於共和黨的票，這次都翻掉了。原因在哪？金融風暴影響力真的非常大。

剛剛我也和大家分析美國移民人口的結構，結構改變了，興趣也跟著不同。那麼 B. Obama 為何對這麼多的白人具有吸引力呢？其實大家是看他的表現，他很紳士、斯文，說話也得體從容，很有說服力，但實際上 B. Obama 拿出什麼政見？沒有。到底 B. Obama 有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大家都看到美國現在三大汽車廠發生重大的問題，幾乎要倒閉了，所以他們跟美國政府求救，B. Obama 跟 Bush 政府說趕快救趕快救，Bush 政府不理他。因為 Bush 政府有自己的想法，但是 Hilary 就說 B. Obama 充滿了信心—當然這是邀請她當 Secretary of State 之前—但以當年 Clinton 當總統之前所了解的現況與 B. Obama 當選之前所了解的狀況，問題的嚴重性是 Clinton 的兩倍大。

Victory speech 強調 B. Obama 的理念主軸，黑白之間，跨越了種族吸引了票源，他得到相當高的票數：364 票，而 McCain 只有 163 票，輸得很難看。Victory speech 傳達了主軸，傳達了什麼？我們剛剛說 multi-culturalism...實際上在美國有一點像是分裂的感覺，族群各自維持他們的自主性。但是 B. Obama 說：我們現在要 be brought together，聚在一起，然後要讓全世界知道我們不是藍州或紅州，我們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一個聯合的國家，不要想來分裂我們。

另外 B. Obama 也強調從 Founding Fathers、Lincoln 到 Martin Luther King，但 B. Obama 也說這一天似乎來得很快，一般大眾認為是 2020 年才會來臨，結果現在提前了十幾年，主要因素是先前所講的幾個大災難。實際上 B. Obama 到底有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其實他當選後美國的股票市場就不斷下跌，股票市場已經打了分數。但 B. Obama 聰明的是他已經給大眾打了預防針：我們必須撐過這艱難時期。

IV. 結論

最後，B. Obama 在這篇演講詞裡重新肯定美國的主流價值，講到美國是 United，不分裂的。另外他強調 change、hope，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忍受些困苦的生活。最重要的是 B. Obama 增加了大眾的信心，因為當他演說到後段部分時，每說一句話時，大家都跟著呼應：yes, we can.好像人人都願意跟隨他，可以共同克服困難。當然 B. Obama 當選不僅是他個人的全新經驗，也是美國一個的全新經驗，這個全新經驗不是指黑人當選總統，我們是強調 B. Obama 有黑人的一些經驗，

但也受到啓蒙的、他的祖母...如此好的白種人教育。他善用他的狀況，順利的當選，當選之後會怎麼樣？其實現在已逐漸浮現出問題。不論如何，全球都樂見於這一件事，因為這是美國自由民主進步的表徵：黑人能夠當選美國總統。全世界都很高興，印尼的小朋友很高興，因為 B. Obama 讀印尼的小學；回教徒很高興，因為充滿想像，B. Obama 當選後，世界可能比較具有妥協性；當然最重要的是：肯亞放假一天。肯亞總統說，B. Obama 當選總統讓世界上的人了解我們肯亞人的特質與智慧，對事情有敏感度和果斷力，我們是理性的民族。

我補充一點，人的外型.....從電視當作選舉的宣傳工具開始，人的外型真的很重要，口才也很重要。美國是否能選出一位偉大的總統呢？Who knows?

朱瑞月老師：

聽了老師的演講，比較瞭解美國歷史的發展。我比較好奇的是，您剛提到 B. Obama 的個人魅力還有他的教育背景。另外想請教從 1960 年代以來，以美國的教育發展，難道這些白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們有能接受多元文化的概念嗎？他們的教育真的能讓他們接受黑人總統嗎？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些白人非常憤恨黑人當選總統，究竟白人接受程度有多少？在接受多元文化的教育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張四德老師回應：

很多白人其實是很憤恨的，但美國真的是了不起。經過 60 年代民權運動後，它有個原則在那裡，只要解釋得了那個原則就可以了。其實大多數白人種族歧視是蠻強的，可是自 60 年代後—白種人之間也是有很多理性的人—把它訴諸法律，私下去憤恨黑人是個人的喜好，但法律要求公開場合一定要公平，不能歧視他。不單是黑人，其他弱勢族群皆然，所以在美國有一種曖昧模糊的氣氛，就是說明明是有種族歧視，但是他表現出來有他的風度。我剛說按照人口結構，Anglo-Saxon 是越來越少，其他的族群面對這樣的趨勢，他們也不得不讓步啊，加上 1980 年代教科書也有更改，讓弱勢族群「說話」。這有個好處，透過教科書的宣揚，即使是心裡不願意，事實就是如此，他必須接受。剛剛說到的 Arthur M. Schlesinger，小 Arthur M. Schlesinger 在 1995 年寫了《美國的分裂》，從他父親起就有美國是多元文化族群的觀念，可是到兒子時就說美國分裂的太危險了，應該要有主軸觀念。

莊珮柔老師：

從 20 世紀以來，美國許多政治家喜歡塑造一個故事，那個故事是可以激起不同民族的認同感，B. Obama 有這樣的故事。但實際上我看 B. Obama，我比較注意的不是他的膚色，而是他的背後有固定的美國傳統，例如 Harvard。所以以前有討論過，美國一直都有在培養政治領袖的管道，從學生到白宮，只要結構不變，換任何一個膚色都一樣。

我看到 B. Obama 的背後是白人，是 Harvard。我比較重視的是他當選後會有什麼樣的改變？甚至四年後會不會連任？這是可以去觀測。

張四德老師回應：

其實你說的和我剛說的是一樣的，我剛一直強調 B. Obama 的祖母給他的教育：純正白人教育。他在夏威夷讀的是私立學校，學校裡只有幾個是黑人；他的祖母一直告訴他黑人有什麼缺點，鼓勵他好好的讀書。實際上他的價值觀並不是說黑人沒有，而是說 B. Obama 的祖母特別強調這一點。至於是不是 Harvard，這不重要，因為 Harvard 在美國給大眾的印象不是很好，但如果要說出總統的學校，Yale University 更像。不論如何，我沒有特別強調 B. Obama 的膚色，而是因為他的膚色讓他比較能與黑人來往，但他卻是受白人的教育，而且是傳統的價值觀。所以他贏得黑人的選票是靠他的太太與黑人溝通，因為他黑的成分不夠。很多人問 B. Obama 是否會連任？或者又是黑人當總統？這樣的傳奇，未來還能否出現，有待觀察。

戴志清老師：

可能性是指 B. Obama 的黑人血統帶給他的困擾，反而轉為他的優勢？我的意思是指在美國歷史中，黑人都被視為被迫害的一群，而當白人在看待 B. Obama 時，可能會帶有原罪的心態來看待 B. Obama，甚至是 B. Obama 最吃香的地方。

張四德老師回應：

我覺得更充分的理由是：B. Obama 是清新的腳色。

我覺得 Hilary 是比他更適合當政治家，可是 Hilary 跟著她先生做了這麼多事情，等於她的牌都攤出來，但 B. Obama 很清新，沒有把柄在敵人手上，我認為這個因素更大。

王芝芝老師：

我認為這次選舉是白人的大勝利，怎麼說呢？因為他們通過黑人當選展示美國的民主政治已到如此強盛的狀況。我覺得民主最大的精神就是要有共同理念，多數人的共識，如果 B. Obama 能夠混合美國人對於一個領袖的共識，他當然當選。他的演講說是你們的大勝利，其實是白種人的大勝利。

七、第七場次

主持人：朱瑞月/台北市立華江高中歷史教師

主講者：柯景棋/台北市立中山女中歷史教師

主 題：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s. Part3, Ch.5&Ch.8

朱瑞月老師開場：

謝謝張弘毅老師。

今天很開心介紹柯景棋老師。柯景棋老師是從東吳大學轉到輔仁

大學來的，所以他身上有三個史學系的訓練：東吳歷史系的訓練、輔仁歷史系大學與研究所的訓練，現在正在文化大學的博士班，聽說他剛通過學科考，恭喜柯老師。

柯景棋老師在中學教育的表現上也是非常厲害。他在金陵女中待了很多年，所以我當時要從是歷史教育時，還曾向他請教過。後來到了西松高中任教，接著是中山女中。

今天柯景棋老師要來報告，原來周老師是提到第三卷第五章與第八章，但柯景棋老師說這兩章篇幅有些少。我剛看了一下，發現柯景棋老師從第一章開始都有作摘要，所以這個報告精采可期。

剩下時間就交給柯景棋老師。

柯景棋老師：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第三卷，那時候周老師說至少要看第五章與第八章，第五章是科西拉的革命；第八章是提洛島上的祓除祭典。本來我想直接從第五章切入，雖然大概可以掌握概念，但不能完全理解，所以我乾脆從第一章開始。

閱讀時，基本上我看兩個資料：商務出版，謝德風翻譯這本；徐松岩、黃賢全新譯本，它裡頭有幾張地圖，能清楚表現雅典與斯巴達兩方的勢力範圍。我是兩本對照看，有時候也參照原文。這次的報告我就是稍作整理，把每一章的大要提出來。

我要報告之前，重點還是第五章，第五章就是在描繪在戰爭之下，在人性上的看法。當然這是很殘忍的過程，什麼叫做正義，這時就產生很大的混淆。在之前，其實我在剛開始看的時候，我看到不管是第三卷的第一章還是二、三、四章，我覺得 Thucydides 很精采的是他都用很大段不同的意見作呈述。例如說到第三章，到底要不要將密提林人作處決的時候，如果剛看前面主張作處決的人講，我覺得他實在說得有道理。等到反方提出意見時，我也覺得反方說得沒錯。讓我覺得 Thucydides 的筆法很精采，就好像在寫的時候能把讀者帶入情境。甚至後來有幾句我覺得可以用在政治學的經典句子，待會看到時再與大家報告，這些到今天也是最經典的句子，好像對大家來說是最普遍的原則概念，可以參酌。

第三卷第一章時間是從 428 年開始寫起，最主要就是密提林，它所在的位置在愛琴海東岸。事情一開始，Thucydides 講到用武力的方式統一系列斯堡全島，原本是屬於雅典的勢力範圍。密提林當時為什麼這麼做？他們希望能夠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主動去作要求，其實當時他們內心也做很大的掙扎，但因他們決定革命或暴動這件事，他們派出兩方人馬，一方到雅典，一方到斯巴達。後來他們沒有得到斯巴達的援助，加上他們又錯失良機，最後被雅典給包圍了，直到彈盡糧絕時投降。重點我覺得是：為什麼他們要反對雅典？他們到斯巴達去，要求斯巴達幫助的理由，我們就可以看，到底雅典是一個什麼

樣的國家？如果這麼說，在波希戰爭之後，按道理講這個雅典應該等於算是希臘的學校，因為它在各方面都非常發達，像伯里克利的演講就充滿了他的自信，認為雅典可以當作所有的表率，事實上在當時確實有很多人在雅典有很高的成就，不管在哲學上或是藝術上...等等。但是到波戰爭之後，雅典成立了提洛聯盟。提洛聯盟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薩聯盟，這兩聯盟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對立？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什麼？我們可以這麼說：提洛聯盟為了維護他們的民主制度；斯巴達這邊是個寡頭的政治。是不是如此？如果我們在看第五章，我想 Thucydides 他在為這個答案、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見解：Thucydides 認為根本就不是如此。

到底為什麼會有兩者之間的戰爭，講白一點，就是為了彼此的私利打的，為了利益發動這場戰爭。所以他們雅典與斯巴達這兩個城邦有個共同的制定，所謂的為了雙方制度不同開戰是藉口，其實共同的點就是為了爭奪利益，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Thucydides 認為人的貪婪或是狂熱追求權力和佔有慾，這是任何權力與財富都無法滿足的狂熱。其實在第五章就講這個原因，因為有這樣的原因，所以 Thucydides 對於受到戰爭的人性就充滿各種邪惡，到時候就變成各種沒有絕對的是非觀、價值觀。

為什麼密提林要反對雅典呢？在 194 頁，他就跟斯巴達說：「我們和雅典間的同盟起於波斯戰爭將結束的時候。當時為什麼定這個同盟？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希臘人，使他們免受波斯人的壓迫，而不是要雅典人來奴役希臘人。只要雅典人在領導的時候，尊重我們的獨立，我們是熱心跟隨他們的。但是當我們看見他們對於波斯的敵意越來越少，而關心奴役他們自己的同盟者越來越多，於是我們開始恐懼了。他們把那些和我們平等的國家控制了之後，如果他們有力量作的時候，很可能他們也會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我們的。」換句話說，雅典要將控制的力量伸到密提林去，所以密提林認為雅典破壞同盟者的地位，而且想加以奴役他們，這是他們認為要起來反對雅典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這時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因為在伯里克利演講完的第二年，雅典就有所謂的瘟疫，還相當的嚴重。密提林的使者告訴斯巴達說：「你要把握這個機會，由於雅典戰爭與瘟疫的負擔已經到達民窮財盡的地步，況且雅典還有一部分的艦隊在伯羅奔尼薩半島航行，其他才是針對密提林的。如果你們能力用這時候將雅典的勢力摧毀，那麼其他的國家就會受到很大的鼓舞，就能夠轉到你們這一邊。同時你們也可避免其他人對你們的責難，一旦你們以解放者的身分出現，你們會發現你們在戰爭當中的力量就會大大增加。」

第三個原因，Thucydides 認為密提林與斯巴達之間是利害與共，

彼此間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現在正在冒險保衛，如果成功的話，所有人都會得到普遍的好處；如果你們不聽我們的忠言，如果我們失敗了，你們也會遭到普遍的災難。」所以密提林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希望能夠去影響斯巴達，讓斯巴達可以去幫助密提林。斯巴達接受他們的意見，就命令出席的同盟國全國三分之二的去幫助密提林，可是其他同盟並沒有這麼做。爲什麼？Thucydides 提到這些其他的同盟正忙著收他們的穀物，同時也厭惡軍役，所以他們的行動有些遲疑。後來斯巴達確實派出艦隊，去幫助密提林，但剛剛到達那邊，他們發現雅典的兵力並沒有像密提林所講的「民窮財盡」，而且他們只要調動其他兩種人就可以援助，換句話說雅典的兵力非常強盛。所以斯巴達認爲密提林在誤導他們，後來便整理行囊，又開始回到斯巴達沿海去。這是在第一段特別提到爲什麼密提林會反對雅典，從這段裡面，我們大概可瞭解雅典所組成的提洛聯盟，所以我們說雅典是個帝國應該是可以確定的。Thucydides 也在檢討雅典這個城邦做些這樣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件公益的事，從這裡以下，Thucydides 對雅典提出一些質疑。

這是第一章提到密提林的部分。中間又特別穿插一情節在描繪令一個城邦，這是在希臘雅典的北邊叫普拉提亞，這個城邦雖小但卻很重要，它的北邊是斯巴達攻進普拉提亞。這段我覺得比較精采是 Thucydides 去描繪普拉提亞受到斯巴達人的攻擊之後，他們有人想從城內逃出，有些人想留守城內。其中有 220 個人 非常勇敢的，冒險逃亡的過程，雖然是短短的兩三頁，但逃亡的緊張過程，描述的情節就好像一部電影，描繪得驚險萬分，後來他們順利地逃到雅典，且 Thucydides 記載很詳細，220 人到最後剩下 212 人逃到雅典，這可看出 Thucydides 對戰爭很多細微的部分描繪的很細緻，除了擺脫神話色彩之外，Thucydides 很確實地採用正確的數據去描寫戰爭的過程，而且那個敘述就像是身歷其境。我想這大概也是 Thucydides 這本書最重要的一點。

第二章大概就沒有比較特別的記載。密提林到最後投降了，因爲糧食也吃完了，不得不投降。密提林投降後，他們派代表去雅典呈述他們的條件。希望在呈述完之前，不應該監禁或奴役他們，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Thucydides 提到伯羅奔尼薩艦隊的無能，裡面提到一位將軍阿爾息達，本來帶領斯巴達的軍艦已經到了密提林的附近，他們聽到密提林已經投降，當時他的屬下給他兩種建議。第一種建議，當密提林才被佔領，這時候雅典比較是鬆散的時候，還沒想到有更大的衝擊，利用這個機會把密提林攻佔下來。第二種，如果不要密提林，乾脆佔領其中的愛奧尼亞的一個城市，然後切斷雅典與密提林間的經濟路線。如果可以做到其中一樣，大概就能夠幫助密提林革命成功，可是這斯巴達將領都沒有採用，後來他們往回走的時候，他

們的艦隊又被雅典人趕上，所以他們就逃跑了。這是第二章最主要的部分，因為它的標題為「伯羅奔尼薩艦隊的無能」，就是談這件事。

我覺得比較精采是在第三章。現在密提林已經被雅典佔領，雅典人到底要對密提林如何處置？這時候就有雙方的爭論，在這裡頭就提到幾個重要的地方。最早的決定是將密提林所有的成年男子跟婦女，還有未成年的男女都作為奴隸，他們原來已經這麼決定，但在實行之前他們想給密提林的使者一次機會，讓密提林談談他們的想法。其實雅典內心也很遲疑，是否要做到這麼絕的地步。但討論到最後雅典是沒有把密提林全部處決，只有少數帶領者被處決。相對於第四章就不一樣，斯巴達對於普拉提亞就是全部屠殺。Thucydides 對雅典有很多的批判，但是某一種程度上，如果從這兩章去作比較，他可能站在雅典的立場，他認為雅典畢竟在某一種程度上還是比斯巴達具有人性。對於所謂的暴動國家，他們最後所決定如何處置，這決定比斯巴達文明得多。

我們現在來看他們進行辯論時，各自主張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雅典有個人叫做克里昂，他的演講認為應該把密提林人作一個處決。為什麼呢？最主要三個前提為不能夠太過善良、太過軟弱，基本上因為自己憐憫的情感而屈服的時候，你們表現出你們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危險的，而且你表現出憐憫，敵人會更加害你。克里昂說：「你們不知道，你們的帝國是一個對屬民統治的暴君統治；這些屬民不喜歡它，總是陰謀反對你們的；你們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而給他們以恩惠，使他們服從你們；你們的領導權依靠你們自己的優越勢力，而不是依靠他們對你們的好感。」敵人已經暴動，現在要如何處置敵人？任何對他們善良或者表現出憐憫他們的，這對我們這個國家沒有任何的好處，這是克里昂所提出來的。「最好的逞罰犯罪方式就是馬上報復，如果有人反對我這種看法，他可能被對方收買或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第三個理由，其實雅典對於密提林這個城邦非常尊重，給他們相當大的獨立權，但是現在他們不自量力要背叛我們，而且不只如此，他們還是有計畫的、處心積慮地幫助我們的敵人來毀滅我們。最後他的結論，要如何統治一個國家？對統治國家有害的三件事：第一是憐憫之感；第二是迷戀於巧妙的辯論而誤入迷途；第三是寬大為懷，不唸舊惡。寬大為懷，不唸舊惡的美德只適用於針對那些將來不是我們朋友的人，而不是用於對待那些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也是我們敵人的人。

接著下來另一個人叫做戴奧多都斯，他提出他的觀點。他說：「這樣是不對的。為什麼？我的立場是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密提林是否有罪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證明他們是世界上最具有罪的人，我們就應該把他們處決。但是要想想看他們犯罪、暴亂、背叛我們，然後我們把他

們處決，這件事情對我們是否有利？如果對我們有利，我們再做；如果對我們無利，那麼根本不應該做。要不要處決他們，應以我們國家利益作為思考的重點。」這裡要特別強調，他不是為人道說。「我們應該給他們放了，留給他們生路。」完全是站在利益考量。為什麼這麼說？戴奧多都斯接下來講了很多的例子。他裡頭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們在考慮一件事時，我們要先思考是政治還是法律問題。如果是法律問題就有絕對的公平與正義；如果是政治問題就是對國家是否有利益關係。戴奧多都斯以死刑舉了個例子：「死刑可不可以阻止人犯罪？」很多的事情在公元前五世紀寫的，我們到現在經過將近二、三千年，我們還在討論要不要廢除死刑，死刑到底能不能阻止犯罪，當然中間可能有宗教、文化上等因素，但是以當時簡單的環境來討論，死刑要不要廢除的問題也可以拿來當做我們的參考意見。「沒有任何一個法律能阻止人犯罪。人是用各種刑罰，使得刑罰越來越多，以圖減少犯罪而獲得安全，可是都不能阻止犯罪繼續進行。古代對於罪大惡極的處罰沒有現在的嚴峻，但是還有人犯法，經過相當時間以後，死刑應用得普遍了。儘管這樣，但是還有人犯法。因此，不是我們應該發現一種比死還可怕的恐怖，就是我們應該至少承認死刑以不足以防止犯罪了。」第一個最主要的論點。「如果我們把密提林都給殺了，對我們國家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因為他前面說雅典這個國家的本質，是以暴力的方式脅迫他人或是要求加入同盟，總會有人有一天起來叛變。「以後想要叛變的就會想清楚，如果我有能力叛變才回起來叛變；如果我沒有能力叛變，但還是起來叛變，那麼我就奮戰到底，戰到一兵一卒也部會投降。為什麼？因為投降到最後的結果還是被人給殺了。退一萬步想，現在把這個城邦給殺了，你得到什麼？就是一座廢墟。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你對這些人作了報復，對雅典跟其他城邦的關係而言，是一點利益也沒有。」他就從這個方式去論述，然後他更高的方法就是把這城市拉上一層。「最好的方式在他們叛變之前，最好就是不讓他們有叛變的思想。」這就是統治或是維持這個聯盟最好的方式。如果萬不得已要去處決，一定要有處死的命令，那麼只能是少數人。

後來投票表決，兩派表決竟然一半一半。甚至連處決的命令的那艘船都走了，後來想想還是認同後者，便派第二艘船緊急跟上去，到最後命令實行時，第二艘船到達，適時阻止命令執行。當然最後是雅典人放了密提林人。

第四章最主要就是提到普拉提亞被斯巴達佔領，這時候普拉提亞與斯巴達之間有些對話。普拉提亞他們的祖先與斯巴達在波希戰爭的時候，他們是共同去抵抗波斯，很早的時候就有革命情感，而且當時兩城邦非常接近，還有些斯巴達祖先就葬在普拉提亞的土地上。後來

底比斯人與普拉提亞之間，爲了普拉提亞這個地方的領土有些衝突。所以底比斯人就去攻打普拉提亞，跟普拉提亞發生衝突之後，底比斯人求助於斯巴達，要求斯巴達幫助底比斯人去佔領普拉提亞，後來普拉提亞是被佔領了。被佔領後，他們就有個決議，斯巴達對普拉提亞說：「到目前爲止，你們普拉提亞有沒有作了一點什麼樣的事情來幫助斯巴達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嗎？」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們有幫助斯巴達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就會放過他們；如果沒有，他就要執行死刑的政策。他們推舉兩個人當作普拉提亞的代言者，就去跟斯巴達說：「爲什麼你們不能夠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決定我們的命運？」他就從他們整個歷史的淵源，普拉提亞人跟斯巴達人以前的過程之間是怎麼樣，讓斯巴達改變想法，應該幫助普拉提亞而不是底比斯人。「我們跟你們的祖先有革命情感，當我們共同抵抗波斯人的時候，底比斯人當時卻是投降於波斯，那麼你們現在怎能幫助底比斯人來攻打從前與你們祖先同一陣線的普拉提亞呢？」

「斯巴達若是真的將普拉提亞殺了，作了這個不公平的審判，在這種狀況之下，你們斯巴達之前是被人看作有信用、有典範，但你們現在作了不公平的審判，那麼你們要擔心了，輿論會譴責你們。不管你們比我們有多強大，因爲你們對善良的人下了個無價值的判斷，因爲你們把從前那些曾經對希臘有過巨大貢獻的普拉提亞人手中掠奪來的東西貢獻於國家神廟中，你們會受到希臘世界的譴責。如果你們現在把我們給殺了，你們爲了幫助底比斯人殺了我們，而讓我們這個地方備底比斯人佔領，你們祖先的墳葬在我們這裡，我們也視爲夥伴，還每年祭祀他們。現在他們來佔領我們，那麼你們的祖先與底比斯人是敵人，以我們對你們祖先榮重祭祀的葬禮，在底比斯人身上就看不見，他們所享受的禮遇就被剝奪。所以你們應保護我們，怎會協助底比斯人呢？底比斯人竟然利用我們祭典來入侵我們，如此基本價值與公理都無，你們這麼作是合理的嗎？」

我第一次看到時覺得講得真好，斯巴達人應該將普拉提亞人給放了。沒想到這時底比斯人說話了，他們也是從歷史的發展這麼說，但是他們要講話之前，他有一項發言：「如果普拉提亞人今天回答向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而不是譴責我們，同時在他人沒伸觸的地方誇耀自己，這與本案無關。而我們也從未向他們提出控訴，作出如此長篇大論的辯護。如果他們這麼做而我們沒有這麼做，似乎也不大對，但事實上我們需要答覆他們對我們的責難，駁斥他們的自誇，使我們卑鄙的惡民和他們光榮的聲音都對他們是毫無益處的，因而使你們聽了之後，我們兩方面爭執的狀況才能讓你正直的判斷。」斯巴達不能光聽片面之詞。

現在開始說爲什麼底比斯人說普拉提亞人是不對的，第一個他

說：「爲什麼底比斯人與普拉提亞人會產生爭執，問題的起源是什麼？最早佔領普拉提亞這個地方的人底比斯人，是普拉提亞人後來將他們趕走，因此才有以後兩城邦的問題產生。所以問題的起源，最早是他們佔領我們的土地，不是前面所說的問題。」第二個特別針對當時在與波斯戰爭的時候，普拉提亞說底比斯人投降，對整個希臘城邦是很大的恥辱，因爲那時我們都是在與波斯人對抗。「他們之所以未與波斯合作，唯一的原因是雅典沒有這麼做。」可能是因爲當時雅典帶領整個希臘與波斯作戰。「普拉提亞與雅典站在同一陣線，到現在還是與雅典同一陣線。現在雅典人去侵犯其他城邦的時候，普拉提亞也去侵犯他人。」換句話說，從頭至尾普拉提亞都與雅典站在同一邊，現在他們也在步入雅典的後塵。「現在普拉提亞和雅典侵犯別的國家，然後失敗後跟斯巴達人說我們的祖先是與你們同一陣線。」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普拉提亞的本性投機性格非常的強，對他們有利時，他們就站在雅典這邊。雅典很強時，他與雅典一起去侵略別的城邦；現在因爲侵犯他人而被斯巴達打敗了，普拉提亞才說我們的祖先是與你們同一陣線。隨時都在找藉口，普拉提亞本性並非善良，而是不正義，是充滿投機性的國家。底比斯人對他剛剛說的提出一點解釋：「爲什麼我們會利用你們的宗教節日去進攻普拉提亞？其實是你們內部的內奸要求我們出兵，都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最後底比斯人又說：「普拉提亞有三大罪狀：破壞協定、屠殺、不履行諾言。」並要求斯巴達人不要被他們所騙，善良的行爲不需冗長的說明，如果行爲錯誤，用美好的辭令去裝飾是最爲罪惡的掩護。換句話說，剛剛普拉提亞人論述這麼多，其實都在爲自己開脫罪行，再用美麗的話去掩飾都沒有意義。善行只能對那些被害人有所幫助，對於那些作出可恥行爲的人，只能夠加重他們的處罰。

最後斯巴達將普拉提亞人叫來，問是否對斯巴達作出有利的事，結果都回答沒有，因此所有的回答沒有的人就被處決，Thucydides 說當時處決不下兩百多人。到最後的結果就是斯巴達將普拉提亞給滅了，「普拉提亞就在與雅典建立同盟後的 93 年，就被滅亡了。」

最後一部分就是今天我們要說的第五章柯西拉的革命。柯西拉的革命爲什麼會發生就是由於當時有一個人說：「有些反對黨的人希望能夠脫離雅典獨立，但是當時有個雅典的代言人在那裡，那個人叫做佩西拉斯自願作雅典的代言人，他又是民主黨的領袖，他認同雅典，就把反對黨的人抓起來。最後反對黨的人認爲如果把佩西拉斯殺死的話，就不會爲雅典講話，因此他們利用一個機會去暗殺佩西拉斯，暗殺雅典在柯西拉的帶領人。因爲這件事，雅典開始展開對科西拉的報復，當時也有一些反對黨去找了斯巴達來幫助。所以在當時科西拉在革命的時候，分成兩派在敵對：民主黨大部分是親雅典；一些少數黨

寡頭黨就是親斯巴達。因此在這過程裡就演變成等一下我們看到的敘述內容，後來科西拉把很多人殺害，這個過程其實與民主無關，最主要的是因為與利益有關。

科西拉的民主黨繼續屠殺他們的公民當中認為是自己的敵人，被他們所殺害的人，都被扣以民主政治的罪，但是實際上這些人為什麼被殺害，往往都是因為個人的私仇或是債務關係而被殺害。什麼叫敵人？基本上與民主政治無關，完全是利害的關係。Thucydides 為什麼認為科西拉革命如此重要，因為科西拉是第一個如此殘酷的革命開始。事實上整個希臘世界都受到波動，因而每個國家都有敵對的黨派。當他們立場不同時，都會引用外力加強自身實力。因此民主黨領袖求助雅典；貴族黨領袖就去求助斯巴達人；凡是想改變政府的人都會求助其他外國。本來按道理說希臘的城邦像雅典是整個希臘城邦的導師，所以這整個城邦應該是非常和諧，沒想到經過這次內部的動盪、鬥爭之後，很多城邦為了利益而產生派別，引用外力來支援自己。他們的道德淪散了，以前為了城邦的自由，正義的崇高理想，自科西拉革命以後，就看不到了。基本上充滿各種邪惡的，或是為了利益而產生各種價值觀的混淆，都是因為城邦裡面的黨派利益的問題。

在科西拉城邦第一次引起的連鎖反應，暴力手段變本加厲，在那些革命發生較慢的地方，知道別的地方已經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反而更引起殘酷的行爲，而且他們把這些殘酷的行爲合理化，以一些修辭，在 244 頁「為了適合事務的改變，用詞意義也改變了。以前被當作是不瞻前顧後的侵略行爲，現在是被黨派對其他成員所要求的勇敢行爲；考慮將來而等待時機是諾夫的行爲；中庸是軟弱的外衣；凡是主張激烈的人總是被信任；凡是反對他們的人總是受到猜疑。陰謀就是智慧的表示；家族關係不如黨派關係強烈，因而黨員為了各個理由，趨於極端，而不加以辭色。這些黨派組織的目的不是為了享受現行法律的意義，而是為了推翻現行制度以奪取政權，這些黨派成員彼此信任，不是因為他們是同一宗教團體的關係，而是他們都是犯罪和流血的夥伴。」這與我們講伯里克利時代講那個希臘，為城邦犧牲，大家都是很勇敢的奉獻，在這時候已完全看不到了。「這些內亂與革命使整個希臘體系墮落，這墮落表現在彼此之間完全喪失信任感。」

「破壞法律最早的例子發生於科西拉，在那裡有過去被傲慢地壓迫而不是被賢慧地統治的人，一旦勝利了的時候，就實行報復；有那些特別受災難逼迫，希望避免他們慣常的貧困而貪求鄰人財產的人所採取的邪惡決議；有野蠻而殘酷無情的行動，人們參加這種行動，不是為了圖利，而是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驅使他們參加互相殘殺的鬥爭。」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在戰爭中顯現出來。後面有個結論：「戰爭是嚴厲的導師，戰爭使他們不易得到日常的需要，因而使大多數人

的心智降到他們實際環境的水平之下。那是一個戰爭的社會，所以文明生活就會混亂，人性很傲慢地表現出它的本色。」Thucydides 就分析這個原因，認為科西拉革命為什麼如此發展，其罪惡的原因基本上為貪慾，還有個人的野心所引起。

如果這麼 Thucydides 這麼說，那麼他對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是如何？我覺得 Thucydides 之所以去寫這戰爭，他認為他寫得有價值，人的性格始終不變，這些因為戰爭使人性受到扭曲，會產生各種邪惡的思想，這個過程以後還會發生。所以把伯羅奔尼薩戰爭這麼殘酷、醜陋的過程寫下來，他的歷史意識是讓人提出警訊，知道這還會再發生，要讓後代的人去了解，面臨這些戰爭的時候所產生他前面描繪的狀況，這些種種的行為。所以 Thucydides 這一本著作，歷史會不斷再重演，因此他要提供以後的人作檢討。

我報告就到這裡，謝謝。

朱瑞月老師：

非常謝謝柯老師精采的報告。

事實上剛剛從第一章到第四章，中間有很多我覺得討論與戰爭以外的事物。例如說民主、雅典各個不同的多元意見同時呈現出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統治的方式。不過最讓我有感觸的是剛剛提到戰爭能讓所有的價值觀產生變動，裡頭也談到科西拉產生革命，其實他提到一個概念讓希臘人品行墮落，這讓我想到台灣的現狀。因為戰爭的關係，使人較低下的層次就出來了，開始互相敵對對方，甚至猜疑對方。一旦復仇的心態出現以後就沒辦法把人的普遍法則放在心上，這時什麼東西會產生力量？就是那些最沒有智慧的人，他表現出是生存的力量，這反而是破壞當時的社會。這是我從柯老師的結論找出一點自己的想法。

相信聽了柯老師精采的報告，各位會有一些想法互相交換一下，不知有哪位老師想先提出您的想法？

周樑楷老師回應：

其實整本書在講雅典這個城邦，這個制度，這個霸權的衰微。雖然後來斯巴達戰勝了，但其實斯巴達也是輸了，等於是古典時代的希臘世界整個衰微。Thucydides 他也參與戰爭，他是雅典的主將，對於雅典對於個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假設一個史家只是在敘述描寫這樣的災難，或是描寫一個火災或是海嘯，那麼它不會是第一流之作。我們今天看 Thucydides，他不是記述戰爭的過程，他其實在分析過程的當中，他一定有主觀的意見，因此我們從他的因果關係分析，其實他在這樣的災難的情況下，他要告訴你的。所以他一方面要告訴你雅典是個國家、一個帝國為何後來衰亡。他這個昇華以後，可以減輕他某種痛苦，這是我們讀這本書的

終極關懷在裡面。

柯老師報告得很好。上一章是瘟疫的發生，這一章是科西拉的革命，這都造成對雅典的權威的式微。

另外我們關心的事情就是在 19 世紀末專業史家產生之前，在 national state 成為歐洲政治形式的時候，我們能看到他們敘述的手法，喜歡從人性作探討。現在我們談歷史，比較喜歡用普遍性的思維來思考，對於人性，現在專業史家比較不討論。這樣的趨勢，我覺得我們專業史學應該檢討。

陳健文老師回應：

剛剛周老師講到人性的問題，讓我有所頓悟。因為我看到 209 頁關於是否處死戰俘的問題。我想起一個蒙古軍，他比較令人詬病的就是他攻打你之前他要求你投降，只要你不投降，他就屠城。比車輪高的男子通通殺掉，這是猛虎軍一貫的作風。西方人會當作是黃禍，恐怕是對蒙古軍的殘酷有很深刻的印象。我看 NHK 拍的《大蒙古》，提到波蘭人還在紀念八百年前蒙古軍來襲波蘭的殉難軍隊。蒙古軍的殘忍在史書中可以見到。

前陣子我接觸到一點 DNA 也蠻有去的，大陸的遺傳學家對華南的漢人，特別是福建與廣東的漢人作了些 DNA 的分析，發現廣東的客家人或是福建人也好，漢人的純度還蠻高的。可是華南的女性，以中原漢人的純度為準，就呈現純度不高的情況。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很可能就是我們常說的「亡國滅種」。征服你們以後把所有男子全部殺掉，娶當地的女性為妻，不然就是強暴她們。

如果想到仇恨，這也很可怕。最近我上通識課給學生看一部電影《緊急動員》(The Siege)，這是在 911 前拍攝，但情節卻與 911 相似。美國的 CIA 綁架一個中東的宗教領袖，於是他們就製造一些恐怖事件要求他們釋放宗教領袖。可是美國 CIA 隱瞞這件事情，因此恐怖事件一直在紐約發生。最後當 FBI 都束手無策的時候，美國人就實施戒嚴、報復，將所有的阿拉伯人抓起來，就像二次大戰時將夏威夷的日裔美人全關在集中營一樣。已經是仇恨蓋過正常的機制，因此會產生悲慘的事情，例如虐囚，甚至殺掉他們。這部電影也是在訴諸我們所謂的美國價值，當美國軍人去執行這樣的行動，他會想這與他平常所受的人權教育並不相同，因為後來那個將軍下令要對 FBI 開槍，但我相信這個士兵在開槍時會猶豫。

張四德老師回應：

從陳建文老師那邊，我稍微附加講一些問題。剛剛你說到客家人男性血緣純，其實我對這不瞭解，但我知道一個個案。

我有一個學生的父親是醫生，他有兩個女兒，他一點都不疼他的女兒，他不願意做任何投資，為什麼？他從醫學的角度認為女性的血

緣不純，所以他根本不疼他的女兒，所以他女兒到高中就去打工，但父親卻有錢去買古董。他第二個女兒跳樓自殺。

這是我聽到很可怕例子。

王芝芝老師：

我覺得可以回到人文精神來看。在整個過程中間，你去注意到個體而沒有注意到整體，或者城邦與城邦之間。過去他們會有共同體的認同，所以他們會有奧林匹克競賽。我的看法是 Thucydides 在這特別要反映出來的是人文精神，還有雅典城邦與城邦間的仇恨，這可能是對消失中的人文精神作反省。

如果從人性的立場來說，認為人性沒有結構上的一體性、一致性，那學歷史沒什麼用。所以我覺得各位老師用人性來看歷史是蠻好的，因為 Thucydides 一開始就表明他寫這本書是提供經驗給後來的人。

張四德老師：

對於是否屠殺、對戰俘仁慈，特洛伊戰爭已有這樣的例子。例如要回戰死士兵的屍體。我不知道這是否有延續下來，只知道有這個源頭。我跳到現代來說，二戰時很清楚，敵人抓到可關起來，在西方世界要有適當對待戰俘的待遇；越戰時也有同樣的狀況，美國現在還在說越戰失蹤的人口還沒找回來，至少要回士兵的名牌。當然我沒有持續的研究，只是想這是否有它延續的傳統存在，但相反看到東方世界，我所認知的民族裡面是蠻殘忍的對待戰俘。

回到剛剛血緣的話題。我們在做族群研究時，發現女性通常較外向，因此女性比較容易通婚，當然血緣就比較不純。

孫連成老師：

雅典對待背叛者密提林人未採取屠殺手段，斯巴達對待背叛者普拉提亞人則採取屠殺手段，是否與其社會基礎有關？譬如雅典是建立在商業基礎上，屠殺與否可能會放在商業或奴役價值考量，斯巴達則主要是建立在軍事基礎上，單純性的報復懲罰考量多一些。從戰爭結果論，雅典較斯巴達寬容，但最終卻是斯巴達贏得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終局勝利。不禁讓人想到戰國時的孟子也曾說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最終卻是由殺人盈野的秦朝取得天下統一，似乎有點歷史的反諷。但如果把時間跨度再拉長一點，秦祚短暫，賈誼〈過秦論〉歸咎於「仁義不施」，斯巴達稱霸希臘也不過短短數十年，是否與此兩者的殘酷作風以及缺乏經濟資源有關（如秦朝重農抑商，伯羅奔尼撒聯盟則不向成員索取貢稅），以致一兩次戰事失利即決定成敗，宣告 Game over，如秦朝的鉅鹿之役及斯巴達的 Leuctra 之役，我想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思索的課題。

朱瑞月老師：

因為時間關係，如果各位師長還有任何想法或意見可以在休息時

間或是留到下一場次討論。那麼我們這一場次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八、第八場次

主持人：孫連成/台北市立景美女中歷史教師

主講者：張弘毅/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題：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s*. Part3, Ch.5&Ch.8.

孫連成老師開場：

各位師長好，這場次是由我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上一場次是柯老師分享，內容非常豐富，很有啟發性。這一場次是由張弘毅老師分享第三卷第八章。第八章有兩個主題，一是祭典；一是大捷。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張弘毅老師。

張弘毅老師：

謝謝主持人。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我負責報告第八章，事實上我還是把第三卷大致翻閱一下。

西方最初兩部重要歷史作品，Herodotus 的 *Histories* 和 Thucydides 的 *The Peloponnesian Wars*，他們有個共同的特色：政治史、軍事史的取向非常濃厚，這原因不只對於現代，對於古代也是如此，一場重大的戰爭對於整個歷史發展的影響，是非常深的，這就是 Herodotus 說的：打贏就是希臘人，打輸就是波斯人。改變非常大，如此他們便認為戰爭是很值得去記錄。到 Thucydides 時代更是如此，如果說波希戰爭是意味著希臘人可以保存他們的生活方式，那麼 Peloponnesian Wars 意味著希臘的衰落，特別是雅典的衰落。上一次我們提到，這場戰爭不但是雅典輸，斯巴達也輸，斯巴達雖然是打贏，但整個希臘都輸掉就沒有輸贏之分了，整個希臘直接衰亡。

既然是戰爭史，Thucydides 在整本書裡面對戰爭的描述非常詳盡，並且對於某些細節也非常的講究，例如在第八章，應該說從第三卷第一章開始，如果說要拍成電影，其中的細節都可以處理，例如說去圍攻一個城市時，圍攻的方法很特別，先圍一座牆，這牆有分單牆與雙牆，如果當時城鎮與聚落，人口不多圍起來是不難的，如果沒有時間，就圍單牆面對敵人；但若有其他考慮就是圍雙牆，第一層是面對敵人，第二層是防止援兵攻打，這在軍事上的考量也是相當的謹慎。同時在第三卷提到 Peloponnesian Wars 實際上是經常動用到船艦海軍，去攻擊遠方的敵人城鎮，而因為要攻擊遠方的城鎮，所以船艦上載著攻城的器具，這是 Thucydides 他在書上所作一些比較細節性的描述，讓我們知道船艦上的士兵有重裝、和輕裝士兵的分別。重裝步兵指的是有盾牌、假胄，因為盾牌與甲冑代表防禦，此外還有矛、刀、

劍等。輕裝步兵就沒有甲冑，因為他是以輕快迅速的方式去攻擊以達到目的，所以輕裝士兵手上大概只有弓跟矛。Thucydides 作一個軍人、一個軍事指揮官在書裡面對戰爭的細節描述。更有趣的是當伯羅奔尼撒艦隊要去打雅典的時候，有時候爲了在最短時間內抵達敵陣，要殺得敵人措手不及，有時候爲了節省時間，像是書裡提到伯羅奔尼撒艦隊有一次要去打阿提卡的時候，在經過科林斯時是把船拖上陸地，穿越科林斯地狹。這要如何拖船呢？放滾木嗎？Thucydides 沒有特別說明。所以這些對於戰爭細節的描述是 Thucydides 歷史書法的優點，因爲他本身是位軍人，對於這些事情非常的清楚，比一般寫作的更佔優勢的地方，不僅僅是個士兵而是個指揮官，我們知道士兵與指揮官對於軍事知識、戰場瞭解是有層次之分。這是有關第三卷我看到有關戰爭細節的部分，當然作爲一部歷史作品要去閱讀，我們還是把章節放在史學史或是歷史書寫的角度看。Thucydides 在字裡行間有幾個地方是我們可以從史學史去了解：

第一：這部 *The Peloponnesian Wars* 如果要精確解讀應該是希臘城邦的發展史，書名改成《希臘城邦衰亡史》其實蠻貼切的，因爲 Thucydides 描述很多事情是以城邦的角度來論述。我常想我們讀 Homer、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的作品時，有時候覺得很困擾是因爲地名太多了，照 Herodotus 說法，整個地中海有有 158 個希臘城邦。在 *Peloponnesian Wars* 中，這 158 個希臘城邦不是倒向雅典就是倒向斯巴達，我想 Thucydides 已經很客氣，沒有把 158 個城邦名寫出來，否則我們的記憶還要接受更大的挑戰。所以常讀古代歷史，最困擾是人名或者是地名，尤其是地名時常不知在哪裡，這又再次證明史地整合的必要性。我想它跟今天的戰爭史是不一樣的，我們去看《來自硫磺島的信》(Letters From Iwo Jima - 2006)，是兩個國家在打：美國和日本，讀起來非常的容易。可是讀 *The Peloponnesian Wars* 時，兩邊的集團這麼大，一下是這個城市，一會是那個地方，而且這些名字是自己所陌生的，當然對雅典、斯巴達、科林斯、底比斯這些還算是熟悉。

第二，這是一部政治史跟軍事史，但另一方面，畢竟是城邦的衰亡史，所以 Thucydides 在寫歷史時不會只有戰爭史或政治史，Thucydides 經常有很多對歷史文化的描繪，像是在第八章有祓除祭。祓除祭是什麼？根據書中 259 頁的說法：照下面的方式在提洛島上進行，過去所有死亡在提洛島上的墳墓一律發掘出來。跟我們的風俗習慣完全不同，我們挖墳墓是不敬。並且宣布提洛島上不得再有出生和死亡的事，凡是將要生產或死亡的人都要運往累尼亞島上去，這個島和提洛島是很近的，是屬於提洛島的阿波羅神殿所管，等於是廟產。Thucydides 對祓除祭的描述是很棒的文化史敘述，我們可以知道希臘人有這樣的風俗習慣，我們常看到兩軍交戰完後，都會希望能將戰死

的同袍屍體要回，這是雙方互相的舉動，從這角度來看也可瞭解在特洛伊戰爭內，Hector 被 Achilles 刺死後，Hector 的父親拼命夜潛敵營向 Achilles 要求拿回 Hector 的遺體。這到底怎麼解釋？大概能解釋成西方傾向於個人，國家是從個人開始，沒有個人沒有國家。

也可以看到雅典人打贏以後，在提洛島上迎神賽會，而通常在賽會之後有運動會，會有詩歌比賽、合唱比賽。在第八章提到賽馬這樣的活動，可能是在戰事告一段落之於用以調劑心靈，這是個傳統，唯一例外是賽馬，這是過去提洛島所沒有的。

解讀這本書除了從戰爭與軍事的角度來看，當然它是很重要的城邦歷史，也是部很重要的希臘文化史。另外還有一點，對 Thucydides 來說，為什麼他要寫這本書？當然是因為他身為一個軍人參與這場戰爭，也了解這場戰爭對於雅典人、整個希臘的意義何在。對他自己來說是雅典的敗筆，雅典為什麼會輸？Thucydides 有時候透過他人、敵人的嘴巴來批判雅典，例如透過密提林的代表，米提林人跑去斯巴達那裡告狀，要解釋在波希戰爭的時候，密提林人跟雅典人是站在一起，現在密提林背叛雅典是被逼的。為什麼？因為雅典在波希戰爭後變成一個霸主、一個帝國，反過來不尊重密提林獨立，不以平等對待密提林，因此要尋求與斯巴達同盟，希望能援助密提林抵抗雅典。Thucydides 雖然在描寫密提林，但似乎透過密提林在批判雅典，為什麼雅典會輸？就是因為雅典在波希戰爭以後變成一個帝國，加上不尊重其他城邦。Thucydides 甚至透過阿開那尼亞人批判雅典。阿開那尼亞人跟安布累喜阿人是鄰邦，阿開那尼亞人與雅典同盟，結果阿開那尼亞人幫雅典打安布累喜阿人的時候，阿開那尼亞人故意攻陷安布累喜阿人...這名字很難記，我們用 A、B 來說好了。A 城邦幫雅典打 B 城邦，B 城邦是與斯巴達同盟，但 A 城邦故意去攻陷 B 城邦，原因為何？Thucydides 說是 A 城邦認為跟 B 城邦作鄰居不是很恐怖的事，因為他們勢均力敵；但如果 B 城邦被他們攻陷後，雅典取得 B 城邦，那便意味著 B 城邦會有雅典的駐軍，Thucydides 說跟雅典作鄰居是比較恐怖的。阿開那尼亞人與雅典同盟，Thucydides 就透過阿開那尼亞人說：我寧可留下安布累喜阿人，如果攻陷後雅典的重軍便進駐了，那實在太可怕了。Thucydides 其實他在很多的地方都是透過自己或是敵人來批評自己，這很像是敗戰檢討，雅典在這場戰役輸了，為什麼會輸，作為一個史家他當然必須去找出原因。

在 Thucydides 的歷史書寫裡面，其實對於學歷史的人來講，是看得到歷史的變遷。我們常說歷史學的貢獻是讓你看到很多事物在很長的時間中的變化。例如剛剛透過密提林人嘴巴講出從波希戰爭結束以後，到 Peloponnesian Wars 之間，為什麼密提林人會從支持雅典到最後變成背叛雅典，這變化是如何形成？Thucydides 在說這個變化。

Thucydides 雖然是在講戰爭史，但也可以看得到 Thucydides 其實是在說史學方法，這個史學方法透過比較讓你看到事物、人性、城邦的選擇，在時間長河中的變化。不但是人性的複雜度，也可看到城邦之間奧妙、複雜的恩怨情仇，那種關係的糾結。Thucydides 寫這些東西似乎是信手拈來，我覺得要隨著年歲增長，才能不斷瞭解到史家的寥寥幾筆背後的微言大意。

例如說 Eric Hobsbawm 在《極端的年代》中有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史家的首要任務不是評斷是非，而是在於理解種種難以爲人所理解的。如果用 Eric Hobsbawm 的形容來理解 Thucydides 的書，Thucydides 常常幾筆就讓你有很大的感觸。這大概是我看這本書，再一次發現 Thucydides 他很喜歡借用歷史的想像，經常借用各種演講和辯論，在第三卷裡面有好大一個篇幅是雙方辯論，這些都有 Thucydides 的歷史想像在裡頭，當然我們上次已經討論過了，這些想像是有根據的想像，特別對他來說是合理的歷史想像。

最後 Thucydides 他在第八章裡面，記載了地震，在 249 頁；又記載了火山爆發，在 269 頁，都保持中性可觀的描述，並沒有什麼神蹟，他也描述地震後所產生的海嘯，Thucydides 有解釋是海嘯怎麼發生，因為地震過後海水會退去，不就又漲上來淹沒城市，他解釋這跟地震有關，地震使得潮水退去又淹沒上來，毀壞人畜。特別是 Thucydides 用火山爆發的熔岩毀壞鄉村的土地作爲第八章的結束，似乎是很棒的手法。

我的報告到此結束，謝謝。

孫連成老師：

張弘毅老師是從史學史、史學方法，很多的面向去切入，以下是我針對張弘毅老師的內容作些摘要。

第一點，Thucydides 以側面去描寫雅典，例如透過密提林與阿開尼亞人。這部分的觀察非常地有意思。

第二點，張弘毅老師提到 Thucydides 以政治軍事爲主要，因爲他本身是爲將軍，有自己的投射與昇華，有個人投影，也有時代投影，他把他的悲劇情懷作爲歷史昇華。較難得是在第八章時穿插了文化敘述，我們可看到在激烈的戰爭場面當中，出現了較爲輕鬆的文化畫面，而後面到底有無深刻的文化意涵，這是可以再探討的。

第三點，Thucydides 對戰爭的場面，專業的描寫與細節的描繪是非常精采，剛剛柯老師也有提到，幾乎可以拍成一部電影。

第四點，Thucydides 透過城邦的比較和抉擇，去透視歷史變遷。這不是史家的用意嗎？這與我們今天的歷史研討會較爲切題。

第五點，張弘毅老師能看到文字的夾縫，也就是文本背後的深沉意涵。這令我非常佩服。

第六點，Thucydides 是在說城邦的衰落，透過戰爭的衝擊以及辯論帶出城邦為何由盛轉敗。

第七點，Thucydides 寫很多雙方辯論的手法是透過歷史的合理想像來建構那些辯論的內容。雖然這是個想像，但 Thucydides 的「真」是合理的真，是邏輯的真。事實上我們在歷史文本的書寫有兩種邏輯：一是歷史邏輯，一是藝術邏輯。歷史邏輯與藝術邏輯要如何取捨，不可能空白的地方完全不提，這就是要用歷史邏輯與藝術邏輯去重新建構，因為史家是辦不到完全恢復一個歷史場景或是一場演講。項羽烏江自刎、孫策遇刺、諸葛亮舌戰群儒，何人在現場目擊及書寫記錄？尤其是項羽烏江自刎、孫策遇刺，當時僅亭長或許貢奴客在場（據《三國志》裴注引《江表傳》，許貢奴客遭孫策援兵全部刺殺），這段歷史特別是雙方對話過程，後人何由得知，究竟由何人紀錄建構？如何建構？現場是否尚有第三個目擊者在場，這才是最啓人疑竇之處！

另外我對當代的文化影劇感到很困惑，這些影劇都是很顛覆、虛構。這可能是後現代過度了，其實後現代的意思是放在批判，批歷史家建構的文本不夠真實，因為有很多的偏見...等等在理頭。但把後現代推到形式外，我覺得過頭了。後現代提出兩個批判的理由，一是語言是不透明；二是因果律很難。歷史就是談因果，但後現代認為因果是很難作驗證，且結果也不只單一因素造成。雅典與斯巴達是兩種不同的對待方式：雅典是寬容的；斯巴達是完全屠殺，可最後卻是斯巴達贏。從結果論來看，反而是放手屠殺一方贏了這場戰爭。

第八點 Peloponnesian Wars 受後人肯定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科學的、客觀的且中性的描寫。這讓我想到張弘毅老師上次報告時提到的 Homer 到 Herodotus 的特色就是諸神引退，加上周老師方才提到的人文精神。為什麼文藝復興的史家要回歸到古典？原因一定與人文精神有關，你可以在這裡找到很多人文精神的特色，例如：革命的反思、兩黨衝突的反思...等等。應該可以找到很多去重新建構我們對希臘人的看法，對當代現實情境的反思。

以上是我小小的心得。

王明志老師回應：

各位師長大家好。

我是在場唯一地理專長，剛剛張弘毅老師說如果要寫軍事戰爭方面的歷史，地理家可以寫得更好，這我較不認同，因為我們（地理家）懂得較少，按照周老師的回應是說要去理解事件背後種種，可能會有瓶頸。

另外張老師也提到說這部書很難唸，很多地名在閱讀時容易搞不清楚，剛剛張老師是以 A 與 B 替代，不過在我們軍事演習的時候，都是以紅、藍軍對抗，所以藍軍怎麼守，紅軍怎麼攻擊都很清楚，在圖

上一一標示，在座有服過役都知道，在沙盤推演時一一標明敵方路線與我方的部署如何交會，所以我想到上次新疆絲路文化請到佛教研究院相關的研究員，目前他們把佛經作成電子書，比較不瞭解的地方把它獨立作出一個視窗，告訴你這個源由，其地點又在哪？旁邊馬上就有照片可以觀看。現狀又如何？以前又是如何的狀況？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我們現在技術上可以支援的。

以上是我的回應，謝謝大家。

張弘毅老師：

我有個小小的補充。

Thucydides 是從城邦的角度在寫，所以當他寫到 267、268 頁斯巴達同盟是安布累喜阿這個城市，其所派出的軍隊跟雅典交戰的時候，一天死了一千多人。一天死了一千多人在我們看來，因為我們在 national state、我們的國家動輒上百萬、千萬...一天死了一千多人實在不怎樣。當然一條人命都是很珍貴的，不過這是比較性的說法。

Thucydides 又特別提到當安布累喜阿的傳令使者來商討要回遺體的時候，他本來以為他們陣亡兩百多人，因為也沒時間去細數，所以雅典這邊就說：你要討回兩百多個同胞，可是從他們遺留下來的武器卻有一千多件。安布累喜阿的代表一聽到一千多人就哭出來，一千多人對他來說是巨大的數字，因此可以想像如果安布累喜阿城市的人口...像雅典人口不過才 20 萬、10 萬人，安布累喜阿應該不會太多人，而且能派上場的軍隊數量想必也不多，我們看在第八章常出現就是 50、60 人...常常一個城邦派出兩三百人在打就很不得了，所以安布累喜阿的代表一聽到一千多人就哭出來，當然沒有說安布累喜阿城市有多少人，但這是從城邦的角度作歷史書寫。

蔣竹山老師：

我想到了一點，因為剛剛提到經典。我看過一部電影：英倫情人 (The English Patient.)，它裡面有個受傷的男主角給女主角照顧的時候，因為他全身燙傷躺在床上，不能閱讀書籍，所以那位英國護士就唸 Herodotus 的 *Histories* 給他聽，是受傷的男主角要求她唸這本書。這部電影的背景大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周梁楷老師：

西方的小孩子，從小學時就會閱讀這些經典書籍。

陳健文老師回應：

《傲慢與偏見》裡有一個情節是一個女孩子不喜歡另一個男孩是因為他唸書唸得不夠高，一點魅力都沒有。那時候沒有電視，所以大家在飯後聚在一起，來朗誦書本。

蔣竹山老師：

而且下一個人還能接下一句是什麼，已經熟悉到這種地步。

周梁楷老師：

帶領的人唱作俱佳。

孫連成老師：

國內通識教育是否可以考慮比照哈佛通識課程設計，加強中西方經典文本研讀，張弘毅老師是通識中心主任，在這塊領域深耕甚久比較熟悉，而且在藝術人文領域及影視史學的推動努力不遺餘力，由張弘毅老師發言比較合適。

蔣竹山老師：

應該說這些經典沒有一些更中介的書籍介紹，如《蘇菲的世界》(Sofies verden)，專門將經典轉化。像我現在在看的這本《什麼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這是 2004 出版，但它就在談過去西方文化史 20 年發展的方向，你在看這本書會發現他們現在也在反省，而且在考慮未來怎麼走。有一個它指引的方向是過去古典的文化史、經典還是要傳承。

孫連成老師：

謝謝各位師長的參與。

伍 議題探討結論

Thucydides 的史學方法：

這本書有三個重要性的價值存在：第一 Thucydides 所紀錄研究的對象，是過去歷史上無可比較的、不曾發生過的重要性。第二，Thucydides 非常強調他敘述的精確性。第三，很多的史料是引用演講詞，Thucydides 論述方式為利用高度對比。

Thucydides 對人性的看法：

Thucydides 之所以去寫這戰爭，並認為他寫得有價值是由於人的性格始終不變，這些因為戰爭使人性受到扭曲，會產生各種邪惡的思想，這個過程以後還會發生。所以把伯羅奔尼薩戰爭這麼殘酷、醜陋的過程寫下來，他的歷史意識是讓人提出警訊，知道這還會再發生，要讓後代的人去了解，面臨這些戰爭的時候所產生他前面描繪的狀況，這些種種的行為。所以 Thucydides 這一本著作，歷史會不斷再重演，因此他要提供以後的人作檢討。

The Peloponnesian Wars 的主旨：

此書在講雅典這個城邦，這個制度，這個霸權的衰微。雖然後來斯巴達戰勝了，但其實斯巴達也是輸了，等於是古典時代的希臘世界整個衰微。Thucydides 他也參與戰爭，他是雅典的主將，對於雅典對於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陸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本年度規劃十四場次的研讀會(如附錄一)，上半年度已舉行過八場研讀會，目標達成率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下半年度必可完成預期目標。

研讀會基本上齊聚許多對歷史意識有興趣的同好，不論教師、學生，大家皆對西方古典史學作品有著濃厚的興趣，也在研讀過程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供參考，使研讀會增添許多精彩內涵。除了研讀年度規劃的西洋史學經典，亦對現今西方國家的重要時事做諸多探討，如：上半年邀請國內美國史學者張四德教授與會演講，題目：黑白之間--歐巴馬當選第 44 任美國總統的意義，研讀內容詳見本年度第六次會議紀錄。邀請國內學者和本會會員相互交流，除心得分享以外，還能藉機增廣見聞、促進世界觀的發展，豐富我們的計畫目標內容。

此外，上半年度會議出席人數整理成下表，可看出或因學期末時，會員們較為繁忙，導致期末聚會人數較少，值得主持人參酌改進。

場次	第一場次	第二場次	第三場次	第四場次	第五場次	第六場次	第七場次	第八場次
人數	19	19	24	24	23	22	12	13

柒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 一、近年由於數位化風潮，所以教育部也規定計畫應設置專屬網頁，除有助網路平台分享資源，也可以讓有興趣的同好一起投入這個領域，但由於目前計畫經費之科目缺少“網頁製作維護費”，造成計畫執行上產生弔詭現象；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其實在網頁製作維護方面，相對於其他如資訊理工領域尚屬弱勢，其實仍需此一方面之經費補助，尚請顧問室能再考量給予次一科目之補助（按：實務上，能使用網頁者眾，但能製作維護網頁者寡；計畫助理本身不一定兼具製作維護網頁能力）。
- 二、本校因隸屬於台北市教育局，故向教育部申請專案須透過教育局，但今年度計畫在提請教育部核發款項時，送往教育局的領據遭遺失，使得本年度的經費直到十月份才核撥下來，不僅在計畫初期執行上須由計畫主持人代墊，另外也增加了教育部會計的負擔，尚請顧問室能有簡化行政流程的方案，以利計畫執行更為流暢。

捌 經費運用情形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1.本年度核定經費(單位：元)	人事費	60,000
	業務費	43,780
	印刷費(含雜支)	14,220
	合計	118,000
2.實際執行數(單位：元)	人事費	30,000
	業務費	25,378
	印刷費(含雜支)	9,379
	合計	34,757
3.執行率(%)	人事費	50%
	業務費	58%
	印刷費(含雜支)	66%
	合計	55%
4.學校配合款	目前尚未使用，將用於下學期社會科教育學系每學年請領助學金同學，並協助本研讀會會議記錄整理及協助會議，總金額：30,000 元	
5.備註		

玖 改進建議

- 一、經典研讀會，基本上其實已是一個小型的「學術社群」，也是一種適合由「跨校師生」組成的課外讀書活動，考量學術人才的交流及整合，「團結力量大」，而非「各擁山頭」，更希望參與的師生能真正受惠、擴展學術視野，未來，建議顧問室可鼓勵、並優先考量跨校或跨領域組成的經典研讀活動。

壹拾 附錄

附錄一：本年度研讀規劃表

研讀序次	預定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討論議題
1	2008/09/27	周樑楷	「古典與今典」導論	研讀會緣起及閱讀規劃
2	2008/09/27	周樑楷	「古典與今典」導論	大眾史學與歷史文化
3	2008/10/25	張弘毅	<i>Peloponnesian War</i>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From Herodotus to Thucydides
4	2008/10/25	張弘毅	<i>Peloponnesian War</i>	<<伯羅奔尼撒戰史>>導 讀
5	2008/12/13	周樑楷	<i>Peloponnesian War</i>	伯羅奔尼撒戰史(I)
6	2008/12/13	周樑楷	<i>Peloponnesian War</i>	伯羅奔尼撒戰史(II)
7	2009/01/10	張四德	<i>Peloponnesian War</i>	伯羅奔尼撒戰史(III)
8	2009/01/10	張四德	<i>Peloponnesian War</i>	伯羅奔尼撒戰史(IV)
9	2009/03/28	張四德	<i>Peloponnesian War</i>	伯羅奔尼撒戰史(V)
10	2009/03/28	張四德	<i>Peloponnesian War</i>	伯羅奔尼撒戰史(VI)
11	2009/04/25	張弘毅	1776	戰爭與歷史書寫
12	2009/04/25	張弘毅	Ararat、Joyeux Noel	現實意識與影像歷史
13	2009/06/13	周樑楷	綜合討論座談會	戰爭、族群與文化
14	2009/06/13	周樑楷	綜合討論座談會	戰爭、族群與文化

附錄二：九十七年度簽到表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一場次		
日期：民國 97 年 9 月 20 日 (14 時 10 分 - 15 時 30 分)		
與 會 人 員	陳健文	
	湯瑞弘	
	鄭紹瑩	
	蔣竹山	
	莊心恬	
	凍育誠	
	鄭薺蓮	
	吳去聲	
	張弘毅	謝宏是
	周梓楷	賴韻如
		柯景楨
	余佳樺	孫連成
	周雪鵬	戴志清
		簡塔莉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二場次

日期：民國97年9月20日(15時40分-17時0分)

與
會
人
員

張永毅

余佳樺

周標楷

阿健

蔣竹山

溫瑞弘

郭心瑩

莊心恬

朱育誠

謝良文

吳心慧

郭蕙蓮

孫運成

柯景楨

賴韻如

朱瑞

周雪舫

蕭志清

簡塔莉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三場次

日期：民國97年0月09日(19時0分-20時0分)

與 會 人 員			
	張四德	王治平	孫連成
	張永發	顏丙鋒	謝提洪
	黃維欽	莊心恬	邱錫廷
謝路原	江沐霖	蘇怡飛	
郭朝崑	鍾春枝	林冠翰	
郭蘇蓮	王威宏	周怡如	
	單心芳	翁蕙仙	

楊智勝
謝提洪
黃珊如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 10 場次

日期：民國97年10月9日(20時30分-21時30分)

與 會 人 員			
		張永毅	周楷楷
		黃德鈞	張四德
		胡銘厚	顏百鋒
		郭懿萱	羊北亭
		郭蕭蓮	王洽平
		莊心恬	孫連成
	江沐象	宋琳霖	
	鍾春枝	邱筠芝	
	王茂雲	蘇峻飛 余從祥	

林冠翰

周中如

楊麗

謝長河

黃珊婷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五場次

日期：民國 97 年 11 月 22 日 (14 時 10 分 - 15 時 40 分)

與 會 人 員			張新毅
	湯浩弘	陳俐璇	王芝芝
	王治平	周婉銘	張四德
	孫連成	周樑楷	
	潘姦瑄	郭藝蓮	
	黃霽軒	蔣志清	
	曾雨珣	孫百誠	
	莊佩柔	簡塔莉	
	葉昭芳	李從輝	
	朱端剛		
	莊心恬		
	黃弘宏		
	林杰民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六場次

日期：民國97年11月22日(16時0分-17時30分)

與 會 人 員	張新毅	湯瑞弘
	王芝芝	王玲平
	葉琳柔	孫連成
	葉北亭	潘姿瑄
	朱瑞	黃露耘
	莊心恬	曾雨涵
	張四德	黃孔宏
	周樑楷	林長民
	翁誠	陳俐璇
	余從祥	周婉銓
		郭薈蓮
		戴志清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七場次

日期：民國97年12月20日(14時10分-15時40分)

與
會
人
員

周祥楷 張新欽

葉新山 王明志

孫運成 張四德 柯景楫

莊心恬 陳健文 朱瑞川 余在祥
簡塔莉

九十七學年度「歷史意識重要著作」讀書會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第 17 場次

日期：民國 91 年 12 月 20 日 (10 時 00 分 - 17 時 30 分)

與
會
人
員

蘇

周梓楷 張子毅

蕭山 王研志

莊珮柔 孫運成 張四德 柯建

莊心恬 隋傑文 朱瑞川 李昆輝

簡塔莉

附錄三：本年度研讀活動剪影

§2009年9月20日§



§2009 年 11 月 22 日§

